



春秋折中

經

三四五

二

昭	宣	閔
定	成	文
哀	襄	僖





春秋舊言卷三十七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屠父

著

折衷三經二

閔公

○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吳澂云、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惟恐季子之歸、孰能奉幼君出會、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于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於郎、以待之、若不敢替霸主也、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臣之有謀也、

也疑之

折衷曰、公雖賴齊而立、孤危不自持、所恃唯齊、故請會而更盟、雖然有外援、而不可無內助、固知季友之忠、故請于齊而復之、必請于齊者、閔公齊專立也、而友不與、知齊或嫌慶父母弟、故請之也、遂待于郎者、外示待友之厚、內恐有變也、公時歲九歲、雖聰慧也、不能自發此謀、必世臣如臧孫辰者、與叔姜潛謀而為之也、吳澂未得其情、

○齊仲孫來

杜預去、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立

折衷曰、齊桓與莊公親厚、閔公是外孫而自血也、故視魯殊

厚、今慮慶父之難、使仲孫來省之、書仲孫、即所以褒齊侯也、使來者齊侯省難、在仲孫、施為重省難、故為仲孫自來之文、稱字、非譏文、乃齊侯使之者、從可知、故畧使字、杜不之知、云以事出疆、因來省難、夫仲孫雖忠厚、無君命者、敢來省他國之難乎、決無此事矣、又云、還使齊侯務寧魯亂、故嘉而字之、魯史何豫知而曰之乎、皆非也、

○二年齊人遷陽

折衷曰、杜云、陽國名、蓋齊人偏徙之、按此非受告而書者、乃陽非國、則應不書、然不可必也、齊人偏徙亦然、諸此類無傳、則不可知、不如闕而無說、

吉禘莊公

杜預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折衷曰禘禘之說西漢以來言之三禮無文而其說齟齬不當者多矣無乃緣此經及僖公宣公八年禘文而誤會之乎辨詳見僖八年折衷杜亦因循用之且承鄭玄之謬謂周無時祭之禘魯無郊禘之禘也夫禘祭而審詳昭穆也不於大廟而於其廟豈理乎又莊公自應列於五廟之昭穆也別立廟何為皆強為之說通其志者也蓋禘者帝也帝其遠祖而祀之之名也大傳喪服小記並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及祭法所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

禘
禘

堯是也四時祭之從而異名唯春專禘名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都謂之禘知者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云嘗禘郊社五祀之祭仲尼燕居中庸並云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等兼大禘而言之至祭統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專說禘祭禘嘗連文可見以禘酌嘗烝名之也自是而羣廟之祀亦以禘酌嘗烝稱之都謂之禘猶春朝夏宗秋覲冬遇都謂之朝禘已為都名故又春祭別曰祠詩小雅云酌祠烝嘗于公先王周禮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禘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是也諸侯亦以禘酌嘗烝稱之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可以知也而嘗烝大夫亦稱

之祭法云大夫三廟享嘗乃止昭元年傳云趙孟適南陽烝于溫也此所云吉禘者新死者祥禫既畢其主致于廟而祭之乃羣廟都名之禘也去凶卽吉故曰吉蓋諸侯祭其大祖之時祫祭羣廟及新死之主以定昭穆魯以季夏大禘周公是時升新主今不待之而特吉禘故傳云速也鄭玄謂周以禘爲殷祭改春祭曰祠據小雅及周禮文由是如郊特性曰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祭義曰春禘秋嘗云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祫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云云故曰莫

陰

重於禘嘗云云故曰禘嘗之義大矣及王制之言概爲夏殷之祭其意謂周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非時祭之比故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杜註爲祫禘之禘然審昭穆自應于大廟且昭十五年不應禘年之數是爲時祭必矣又凡戴記記異代之禮必云有虞氏云云夏后氏云云殷人云云未嘗有突然起者況前後之文皆說周之禮乎又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夫子思周末之人也何舍周遠引異代禮稱之邪皆惑於祫禘之說爲之牽強也又按郊特牲祭義並以禘爲春祭祭統王制俱曰夏祭是爲春祭無疑矣凡舉四時春秋爲重雖祭統爲夏祭而其去莫重於禘嘗及禘嘗之義大

矣非春而何乎蓋字倒置耳如王制牲禘禘則非倒也蓋
凡禮多魯儒之所記魯禘周公用季夏是今四月也又凡諸
侯三時祀之考春秋及左氏魯無春祭又有禘嘗烝字面而
禘字不經見然則魯以夏祭為首禘禘也耳目之所習貫遂
混之於罔耳故如周禮則云春祠夏禘若夫詩祠祠烝嘗恊
于韻倒嘗烝因遂倒祠禘以便言也或難曰祭統云禘者陽
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陽之盛者非夏乎則禘何得為春也
余應之曰陽盛為夏則陰盛亦非冬乎禘果為夏則何不云
烝者陰之盛也夫建子一陽未復至建卯建辰萬物極生育
陽氣於是乎為盛矣夏是亢陽既萌陰氣故陽盛必稱於春
陰亦然也

齊高子來盟

杜預云子男子之美稱

折衷曰邦君以公配謚曰某公卿大夫以子配之曰某子又
不敢斥其人則稱子子者大夫通稱而非美稱也故魯多以
伯叔配謚乃知人子之子也自稱大夫因以為美稱也高子
不必美稱貴之不敢斥其名故稱子春秋經傳至僖公始見
隨武子至昭定其稱盛也可以見世變但晉衛齊陳祭有之
宋鄭楚終春秋無之杜解是後世之說非古也

鄭棄其師

杜預云高克見惡久不得遷師潰而克奔陳故克狀其事以
告魯也

折衷曰：鄭因惡高克久勞師，師不堪而潰，春秋書棄其師以譏之，是非受告而書者，杜拘赴告為克告，豈有之乎？孔疏引王子朝為證，尤可笑，不足辨。

僖公

元年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折衷曰：伯本作師，林凌馮諸本並皆作伯，公羊穀梁胡安國皆作師，而胡云左氏作伯，穀梁云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此就左氏作曹伯而設此義也。不然，則何知曹師之為曹伯，而不知齊師之為齊侯乎？知齊師之為齊侯者，實緣知曹師之為曹伯也。知曹師之為曹伯也。

以左氏作曹伯也。然則左氏作伯明矣。既作曹伯，則齊師宋師非齊侯宋公者亦明矣。蓋左經作曹伯，公羊以己意改為師，穀梁為譏論從公羊耳。安國苛刻好公穀，故經亦多從公穀，其偏固可笑。

邢遷于夷儀

杜預云：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辭。

折衷曰：邢雖小亦國也，何以諸侯遷之為文？杜每拘赴告，此不用之者，因閔二年傳言而用公羊義也，誤矣。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杜預云：再列三國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

折衷曰：孔疏釋不可言諸侯師，云春秋之例先會而後盟者。

會則其序諸國盟則總稱諸侯公年謂之前目而後凡此上文已列三國之師救邢救邢與城邢猶是一事相連耳而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按此十五年歷序諸侯盟于牡丘下書諸侯之大夫救徐襄二十七年歷序諸國大夫會于宋下云諸侯大夫盟于宋此不言諸侯之師城邢者此與會盟小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關故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為其事有關總書為貶故雖別煩文而再列三國晉民按會與盟各有禮於諸侯之事是其最重者而猶且畧之總書而不見貶救與城其意則同其事亦輕何異其文以示義于城緣陵之有關故書諸侯者前無會盟之事不歷序諸侯則不知為誰某

是為諸侯諱而不欲見其名也今再列三國者曹伯歸使師會之也杜不得其義穿鑿設例謬矣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凌稚隆云以歸歸魯也

折衷曰傳明曰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凌不信左氏而信胡安國胡曰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奈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安國之邪說別有論夫不信傳而信胡猶斯可也下有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是經亦不信也

楚人伐鄭

凌稚隆云、荆、万州名、楚其封國之號、前此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蓋於是時始為楚也、書人以其漸通中國也、

折衷曰、荊州見于禹貢、其他齊魯秦晉宋衛陳鄭等名不見于禹貢、雖後之沿革不可知、而觀封周公於曲阜為魯侯、則此等皆封國之號、所謂氏也、楚子爵而在荊州、其地僻遠、春秋以前不齒于中國、而為夷焉、故曰、戎狄是膺、荆徐是懲、曰、荆蠻、曰、徐戎、可以見也、故春秋之始書荆、猶夷之也、其稱荆、不唯楚一國也、凡隨江黃兼六穀鄧等諸國、總稱曰荆、猶雖戎種別多哉、總稱曰戎也、其如楚隨黃等依地名自稱之、非封號也、後荊州之諸國屢接中國、故春秋區別之、曰楚曰黃

曰蓼等也、如穀鄧、其爵侯伯、且來修朝禮、故稱爵稱國、然亦以在僻陋賤而名之、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杜預云、不書弟者、非卿、又云、大夫生死皆曰獲、

折衷曰、以非卿、故有特稱弟者、如弟年、弟語是也、莒小國、雖卿多不書之、況弟乎、凡生死皆曰獲、杜為限大夫、據昭二十三年傳、非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折衷曰、無姜、公穀以為貶、然上下諸文無貶意、杜為闕文、亦非也、果爾、傳不應無也、胡安國云、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然則何不於書薨去之乎、上文曰、夫人姜氏薨于

夷此則省文耳且於文辭安可有姜

○二年城楚丘

林堯叟云以魯辭書之不以封衛累齊桓公也以為天下之公義也觀木氏以美齊定中以美衛則春秋書楚丘以善辭居然可知矣

折衷曰齊桓帥諸侯城衛此天下之公義也魯自城何所見天下之公義又何所見不累齊桓凡宋後之說春秋牽強遷就以附義皆不當理者如此至傳注則從杜而云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何其粗鹵無定見又如此乎但凡儒者依孟子云丘霸王王之罪人也桓文已下盡舞文附罪而林叟今為褒齊桓奇矣

葬我小君哀姜

杜預云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

折衷曰凡適夫人可備禮而葬者也若有所闕則不為小君定十五年五月壬申公薨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景乃克葬辛巳葬定妣傳曰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此其例也夫適母之薨嗣君無不備禮之事定妣之卒定公喪中禮煩擾故闕之或哀公之母而非適夫人也孟子則以同姓且昭公故不備禮也哀姜是莊公之元妃僖公之適母不可不備禮而葬也而哀姜淫而亂國出奔而

見殺所缺者皆自取也。於僖公不得已者也。故行其可行者為小君葬之。又致于廟與莊公配食。是則甚矣。故經書以見過。蓋為齊桓故也。

○三年徐人取舒

杜預云：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

折衷曰：彼例云：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杜所據是也。但此非受告而書者。書取似非彼例也。凡無傳而事不可知者，傳疑可也。杜每拘例，於是乎穿鑿多矣。

○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

杜預云：楚子遣完于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

凌稚隆云：不言使者，以可盟不可盟之權付之於完也。折衷曰：二氏皆言其意也。春秋何以意書之，並不取也。

及江人黃人伐陳

杜預云：以與謀為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

折衷曰：以霸王之命，則齊生也。宿陳則中國皆主也。何公獨主之有此文，不以及字，而將以何字乎？是非與謀之例。凡例各隨事而立焉，非通而然也。杜每泥例，故多致不通。

○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折衷曰：晉侯以討罪而不子，其繆故以殺告之。然父子相殘惡之甚者，故書晉侯。此周公大經大法，而時史之記也。杜云惡用讒，夫晉非方嶽之。此使命不通，時史何詳用讒以

意善之乎、非也、却敬云、夫子閔實之義者、後儒通病、非知春秋者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預云、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者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折衷曰、愚見與杜異、故舉其說于此、

晉人執虞公

汪克寬云、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自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不言滅者、以虞之亡不待

此時也、

折衷曰、春秋何有知是理、虞者乎、汪氏西女不知春秋也、書滅下陽者、晉以與虞師滅下陽、來告時、史以賄故、先書虞、春秋不地、曰入、易曰取、下陽非入、非取、又晉虞連文、不得不書滅也、且滅雖下邑、稱之、故從告也、不書滅、虞者、晉諱滅、同性以執來告時、史以虞公貪賄而不恤民、自取滅罪之深矣、故從告不書滅也、夫晉滅虞不義也、然先王之道、仁也、虞公無道於民、是以不罪晉、聖人務人君以德、以天命無常也、周公立春秋大經大法、以戒人君、深哉厚矣、人之不知道、其於春秋、唯義之談、而不知仁、則義又非義、夫虞公之貪賄、就與晉侯貪滅人之國乎、何不罪晉而罪虞之深乎、儒者恐不能置味、

王
也如杜以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不言
滅虞、以終虞祀、歸職、負於天、故不罪晉、則不足論也。

○六年楚人圍許

杜預云、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

折衷曰、杜伯赴告、此何告、雖告楚、未書許。

公至自伐鄭

孔穎達云、溫會遂圍許、書公至自圍許、此與溫反者釋例曰、
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也。此
事當由公至自告廟所告不同、史依告而書、不為義例。
折衷曰、無義例則固也。然非無意、謂焉。溫會謀討不服、遂圍
許、其間有多事、且踰年而至、故以近者而致圍許也。此年為

伐鄭而出圍許、亦伐鄭之事也。故以伐鄭致之。其史依告而
書、亦恐非也。告廟蓋代鄭、亦告圍許、亦告也。溫告會而往、而
至以圍許致、則朝于王所、亦告也。史從宜以一致也。

○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宰。

折衷曰、傳曰謀鄭故也。又管仲以列子華於會、為取故。齊侯
辭子華、且至冬鄭請盟、明年泚會、鄭伯乞盟、經亦書之。則此
時猶未與子華盟也。而經列子華、據傳則鄭世子華四字為
衍文也。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杜預云、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
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

禘

公疑其禮歷三禘合果行之嫌與常故書之
折衷曰西漢諸儒相傳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禮諱春秋說
文並有其文也爾雅云禘大祭也蓋亦指禘禘也文公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何大禘也大禘何合
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西漢之說止是而已何休為通魯
一代每三年禘每五年禘而不關新死者之事故云從僖八
年禘數之知為大禘曰三年而再殷祭則大禘之後五年而
為禘祭也據何說則此年亦為禘祭再字為無謂鄭玄以為
新死者三年升于廟為禘其明年詳昭穆為禘也爾後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余夷考之禘禘經無明文漢儒專據春秋以

臆為之說也其意謂僖公薨後三年實為文公二年是年躋
僖公則三年禘也哀姜以僖元年薨則其三年實為禘至八
年致夫人乃是五年禘也考覈不精詳妄意為說大誤後世
也然積三年五年為一禘一禘者西漢所不言也鄭玄云魯
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君室自爾以後率五
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其意謂文公二年禘僖公則知每公
禘祭在二年僖公宣公偕八年有禘禮則知每公禘祭在八
年而自二年至八年實為六年不合于五年之數故謂每公
三年為初禘既有二禘則每積三年一禘每積五年一禘其
云禘于大祖者據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及公羊之說
云禘于君室廟者據閔二年吉禘于莊公禘既為審諦昭穆之

祭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昭穆森然備矣則禘于君廟者爲無謂矣且此年明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果禘于君廟則何不於夫人之廟乎但此等猶其小者也夫合新死者於太祖之廟一禘而足不可復煩每三年用禘也禘昭穆一禘而足不可復煩每五年用禘也夫魯有郊有禘有二祫之祀有親廟四時之祭有每月告朔之禮而羣公羣夫人各自以每三年每五年行禘禘則日亦不足焉禮豈如此煩擾乎況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不合於五年之數又此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知舊說哀姜以元年薨三年禘又五年而禘其數正合焉然則閔應二年禘七年禘鄭玄主閔而言則二年禘三年禘五年再禘此年再禘然則經何不云用致閔公而云致夫

人乎若爲致夫人則當在明年也諸其說之不通可見皆其杜撰也杜預用三年一禘而不用五年一禘者三年五年從新死者數之爲初禘明年禘則實四年而非五年也故其意謂僖公二年禘五年再禘今八年三禘以合食謂之禘以禘昭穆謂之禘禘禘異名同物今稱禘亦禘也夫禘旣爲祭名則禘禘豈同物乎且禘禘當於太祖而閔公吉禘于莊公杜解曰別爲廟祭之豈合食乎豈禘昭穆乎且亦不合於昭十五年禘于武宮其說遂不成矣凡至今日儒者皆以禘爲合食禘爲詳昭穆而失其真皆惑於漢儒也悲哉杜又云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非也致者致夫人之位於哀姜與莊公配合列於大廟之昭穆也然則禘禘果何物也晉

民謹按禘帝也。帝者天神也。天神之而祀焉，故謂之禘。訓禘者非也。凡萬物莫不出於天者，死而皆歸於天，則亦皆天也。故其曰鬼神合天人之名也。而帝者天之綱也。王者亦生民之綱，而代而建極贊其化育者也。故死而帝之，此謂之禘也。故曰不王不禘，而帝常而不有二者也。故雖王者唯始祖禘之喪服。小記大傳並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又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

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以此等文推之，且以周言之，祖考廟其神者嚳，而祭之以文王配焉。月祭之，又四時殷祭焉。禘嚳之禘乃是也。春祭專以禘目之，夏秋冬以禘嘗烝別之。雖然別命之而亦皆禘也。故通四時亦曰禘也。二祧文王武王之廟，此其祖宗雖親盡百世不毀，謂之世室。更號祧通稱廟。顯考以下四廟是親廟，亦月祭之。又四時殷祭皆因稱禘，初嘗烝通，又稱禘。此以世主亦皆配帝故也。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可見自古然也。時王稱天子，先王配天，則嗣王是天之子也。但天者常而不可有二也。故禘唯嚳專之，故與羣廟之禘其意實同而義則別也。壇墀禱祭之神，蓋大王王季之等，去墀之鬼，先公不寤之等，也不配之，故曰鬼。

也。凡曰郊禘，曰郊社嘗禘，其禘皆謂宗廟之祭也。郊主祀天，禘主祭祖先，主意雖異，本之則一也。說者謂禘有郊禘之禘，有禘禘之禘，有禘嘗之禘者，大謬矣。一禘字何有許多事邪？此誤不于鄭玄，鄭玄喪服小記註云：禘謂祭天，孔疏云：禘謂郊天也。鄭又註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云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組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又註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祀顓頊而宗堯云云。曰：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

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以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又註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用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又註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

日

不禘故曰禘而禘歲必一次有春祭則夏祭或禘無春祭則夏祭必不禘故曰禘一牲一禘或於秋或於冬故曰嘗禘烝禘而毀廟之主亦升之何以言之以大傳言于禘及高祖也大夫三廟無高祖廟而禘及之大夫士猶爾天子諸侯有之從可知也此禘之說也夫禘者祀祖先之名也而王者大祭之禘與羣禘稱大以別之祭統所謂大嘗禘是也大嘗禘唯天子而諸侯不得行焉魯以周公之故天子欲尊其國賜用外祭則郊社內祭大嘗禘由禮觀之應禘文王祖周公崇魯公而禘周公者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以此也乃以魯公為祖武公為宗故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二公為二詛則魯亦七廟

禽

也蓋武公伯禽之子也鄭玄為伯禽之玄孫者據世本世本不可信也孔穎達引成六年立武宮謂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以明堂位為誣辭殊不知左氏專為武軍之宮譏之為武公之宮者公羊也杜預誤以公羊解傳也玄孫之廟豈有不毀之理乎若無武廟則魯其六廟乎若云魯公之廟亦毀之乎豈有立武宮之理乎故余斷為武公伯禽之子而魯亦七廟也而魯亦三時祭而特省春祭雖周公亦然也知者以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又云夏禘秋嘗冬烝及傳中有禘嘗烝而無禘字也魯既無春祭以夏禘周公故稱夏祭為禘所以傳無禘字也凡禮魯儒之所記故王制祭統云春禘夏禘所由繆也又禘周公歲只一次而秋

冬恒祭耳。何以言之。明堂位特云。季夏六月。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皆非二者之言。可以知也。因知傳云。有事者恒祭。而禘則云大事也。又不云禘周公。而云以禘禮祀周公者。周以上之禘。祀上世所既為帝者也。故直曰禘。周公非帝。不得禘之。云以禘禮者。謂以禘儀祭之也。以上是其概畧也。此經所言者。謂因禘周公。升羣公之主。配食之用。此時致哀姜。以適夫人之位。與莊公配。而列之昭穆。凡喪禮有闕者。虽元妃而不致之。哀姜多闕焉。故書見過。齊履謙云。禘之為祭。追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於致夫人何。與焉。故特書禘。致以譏失禮。蓋不特為妾母也。

折衷曰。禘義齊氏。毫不之知。為以禘祭。夫人可笑莫甚焉。夫魯執禮之國也。豈不知齊氏所知乎。不知。已不知。而不知人。皆後儒之病也。

林堯叟云。向曰。夫人氏之喪。而不言姜。見絕於國之辭也。今曰。致夫人。而不言氏。見絕於宗廟之辭。

折衷曰。夫人孫于邾。是自絕于魯也。齊殺之以歸。是齊絕于魯也。而僖公以孝義請喪而葬。是國不絕也。今致于廟。是宗廟不絕也。夫既絕者。魯猶不絕。而春秋強使與宗廟絕之。又于薨不絕。而逆喪而後絕之。則罪僖公也。時史則不敢也。必曰。夫子改之。夫慶父猶不絕。况子而可絕。毋乎。夫子必不然也。左氏以喪禮不備。故不可致也。是禮也。禮則僖公不能

道其責也。後儒舞文致罪於古人，以是為務，殘賊哉。

○九年伯姬卒

杜預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稱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折衷曰：內女歸嫁，卒葬無故，則不書。況未適而在室者，縱許嫁，焉書之？必是脫祀字者，前已論之詳矣。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

凌稚隆云：惠公殺之，不以其道，故稱國殺，而不去其官。折衷曰：列國殺卿，無不書大夫者，虽如晉晉童者，猶然。凌氏尊宋儒，故背經而從胡氏。

○十五年公如齊

杜預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折衷曰：齊霸主也，故公之如不在相朝之例。文十五年之例，亦非每五年相朝也。詳于彼例，十年公如齊，今茲又如齊，故杜為此解，非也。

○震夷伯之廟

杜預云：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

折衷曰：大夫卒後書字，或有之。然此夷伯之伯，非字也。如孟武伯、臧文仲、叔孫穆叔、季文子之類，皆以次行附謚者，而非字也。大夫之稱之，猶君之附公，稱桓公、莊公也。他國多以子稱之，如隨武子、甯武子、陳文子之類也。自是而以子為大夫稱，故平常指大夫稱夫子也。前已論之，伯叔果為字，則魯國何

同字之多，且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康子，世世以子爲字，豈有之乎？其誤可見也。

獲晉侯

杜預云：例得大夫曰獲，晉侯皆施無親，復諫違卜，故貶絕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

折衷曰：杜意君死曰滅，生曰以歸，獲者限臣。昭二十三年傳曰：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此柱所據也。此當書獲胡子髡、沈子逞及陳夏齧，而不可君臣同辭，故且以滅稱君，別之。此權宜之制，非經常例，故傳不以凡言之。杜以爲經例，晉侯非滅，則當云以歸，而不言之，乃枚舉其罪云。下從衆臣之例，夫胡沉蠻夷之小國，

猶君臣不同辭，晉是唐叔之胤，諸夏之大國，春秋何以臣書之，必不然也。夫晉侯不死，又不以歸，故以獲書，固非有君臣之別。

凌稚隆云：書晉侯及秦，著晉志也。又云：不書以歸，悔而卽釋，未嘗以至其國也。

折衷曰：凌說皆是。宋儒頭巾氣也。秦未通使命，是晉告之，故主晉而書也。春秋何在？著晉志。秦伯已以晉侯去韓原，故傳云以歸。然未入國而許之平，故經不書以歸也。秦以厚釋晉侯，何悔之有？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

杜預云：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

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折衷曰公羊傳云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聞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五杜因之云然理或然事則不然也宋之告魯何必以聞見先後果然則其數五告而後知之也不然五字何不在宋上且視之則石其賈則星也傳當曰星隕而亦曰隕星者何居且經中雨雪雨雹雨蝻隕霜不勝枚舉如雪雹非不見始隕之象何不云雪雨雹雨乎如星隕而雨星與雨偕隕於文不可云隕星而隕雨故云星隕大抵自天而隕如有使之如日食之雨雪隕霜是也

公子季友卒

杜預云稱字者貴之

折衷曰友名也豈有名字連稱乎杜以伯仲叔季概為字非也魯三桓以次行為族故不直曰孟叔季而曰孟孫叔孫季孫不必以字為氏又孟孫或稱仲孫慶父豈有二字乎蓋友桓公之季子魯人貴之常以季稱之而不名故史隨時稱以季附之書季友卒也公子遂書仲遂卒亦是也

○十七年滅項

杜預云不言師諱之

劉炫云齊人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不諱滅何以諱師將畢師以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

孔穎達云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既稱滅故知用

大師炫不達此旨

折衷曰魯取國邑何為特著師字取郛取鄆取闕無言師者諸子以傳言師為紛紛論殊不知傳為明魯取特言師耳既不諱滅何諱師劉規是也襄之傳例特言克邑也若國則雖用火師不得不稱滅春秋無將卑師少稱人之例且滅國何必稱師皆非也

○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

穀梁云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杜預云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

折衷曰穀梁不足言杜亦非也夷狄賤之故直稱戎稱狄通觀春秋如此何必無傳例邢既稱人不可狄直曰狄故且予

之稱人

○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杜預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

折衷曰杜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因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滕子鄆子皆稱人見執宋欲重二國之罪故以不道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傳具載子魚之辭以虛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此杜所以為從告之義也然無罪者從赴而附罪春秋必不然矣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鄭伯克段于鄆非從

赴者。況宋襄之暴乎。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曰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因檢經其稱人。此二執之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此皆非討不道於民者。故雖稱人。非見不道。春秋戒人君之義也。非不道而稱人之義。詳載成十五年傳例折衷。今考滕鄆二國。實有不道於民之事。宋公求霸首討之也。何以知之。滕素宋屬國。非背宋令者。鄆子會盟于邾。亦非背宋也。宋公雖暴。不應討無罪者。則必是有罪辭也。故經從告。以人書之。傳專言宋公之暴。滕鄆之事。經文明。故不言之也。凡春秋中以及民見執者。唯此滕

盾

鄆二君而已。滕子書名以見及民。鄆子畧名書用之。以示宋公之虐。乃可知不書名者。雖稱人。非書及民者也。夫傳例活看為要。不然不能通經傳之意。成九年晉人執鄭伯。傳曰晉人討其貳於楚也。至其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則發例云云。僅七年之間。而其說似矛盾。左氏豈不知乎。亦豈欺人乎。在知例之用法也。必如滕鄆而稱人執。為討不道也。必如曹伯負芻而書侯執。以明不及民也。故發例於此也。凡春秋除是二之外。皆似不預於例。而者稱人。春秋之微意也。但昭四年楚人執徐子。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亦此二條在義例之外。不可同視也。古事辭皆簡奧。渾緩而不緊切。若拘執于一方。則大失經傳之旨。杜每坐此。所以使左氏來後儒之責也。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杜預云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折衷曰曹不盟則已矣苟盟則得敢不致餼乎故以意改之

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折衷曰凡書人多傳聞而非書告者也

二十一年秋侵衛

凌稚隆云前伐衛盟邢以狄有救患之善故稱人此復侵衛惡其浸以滑夏故還其本號而止稱狄

折衷曰十八年書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書齊人狄人盟于邢此於文不可書邢人狄齊人狄故且子人也穀梁苛酷之

見不知古之緩厚以為春秋予人者有所褒之因謂善其救齊胡安國凡救字皆以為善辭故從穀梁凌氏不晰事辭亦惑人字從穀胡之妄夫孝公桓公與管仲共托之宋公宋公納之是義也豈罪乎五公子之求立也何所正而狄救之是何義也狄而猾夏雖有百倍之善聖人不與之況無義者乎稱人果為善而進之則其救齊何不稱人而直稱狄乎此非吾之莫明焉秋前已滅衛是衛之深讐也狄後又病邢邢刀屈而今服事秋十八年秋將邢伐衛是時稱人衛怨邢之與狄伐已故十九年伐之今年秋又侵衛至二十五年衛遂滅邢此衛秋相仇久矣何與齊事而諸子謂伐衛所以救齊也始有救齊之善今又伐衛以救齊其善累於是聖人進之稱

人也。此大是愚說。方今齊宋所納之孝公位定，而國治而伐衛，爲何者？且爲救何乎？且納孝公者，宋而衛從之也。何不伐宋？獨答衛深乎？又孝公其所伐衛以拒者，與之盟于邢，而稱人以善之，此何義乎？凌氏信胡，不能自涉，此等可笑。

執宋公以伐宋

杜預云：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詩侯所疾，故總見象國共執也。文。

折衷曰：楚稱之意，杜都不知，故爲此解。今朱林說註之。

楚人使宣申來獻捷

杜預云：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折衷曰：如說當云楚宣申來獻捷，且有使來不稱君命者，呼

脫文

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

杜預云：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顛與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畧不備書。

折衷曰：須句爲魯私屬，無明文。滅奔不書，不足以證之。顛與在魯邦域中，孔子云社稷之臣也，見于論語，母乃因此須句亦然乎？按如私屬，不待成風之請，恐不然也。今削之。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杜預云：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畧稱人。

折衷曰：經依宋而書，故曰宋公及楚人戰，非書楚告者也。杜不知楚稱人之義，故云然。

凌稚隆云：宋以三國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蓋當時伐鄭

師既歸而楚以救鄭不及因遂伐宋也

折衷曰傳曰伐宋以救鄭則伐宋卽是救鄭也非諸侯之師既散而楚救不及也無三國者蓋懼楚而還儻爲宋防鄭也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顧炎武云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折衷曰惠公之卒懷公不告今年春文公入至冬定位而後告之其告應必以去年九月卒不告懷公今而告惠公者其意也嗣惠公而不加懷公於世數爲之特告諸侯也經不可書前年九月故墮告止書其卒凡諸侯之卒無不書日月者而今不書月且凡傳從經末有違經而以夏正書者則非錯

簡明矣顧氏固謂晉用夏正夫唐叔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也何違宗國時王之制而獨用夏正乎殊不知夏正是天下常行者王朝亦用之安獨晉而已如史樂文書等晉亦周正也傳記人言則有之其自記月者皆周正也九月惠公卒亦周正而非夏正也

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預云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折衷曰杜據穀梁此或然然以事情揣之蕩氏之子無位次之以聘來逆而伯姬魯是父母之國且年已高大故爲之來逆也觀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則古必有是事不然宋蕩氏婦之犯非禮春秋何足譏之此以非常書諸子以春秋爲

獲貶書故必為是說

○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晉云二十五年之四字衍

杜預云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文之志降名從未成君

顧炎武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末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折衷曰已葬乃即位而成君然未踰年則稱子而不稱爵此周之禮而春秋之例也三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傳云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又殺之經曰弑其君卓此葬即成君之證也

○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折衷曰此章侵也師少追也師衆可見將卑師少稱人將卑師衆稱師之非經例也窮則穀梁大穿鑿而非理故杜不取而孔疏取而補杜可笑至孔疏侵字之解則甚於穀梁殊不知桓十年來戰于郎特明我有辭也此則齊侯之暴不待明之故直稱侵伐也如說文十五年齊侵我將何以釋之

○齊人伐我北鄙

杜預云孝公未入竟先使微者伐之折衷曰微者稱人亦非經例齊侯親出假令大夫來伐當稱人也何必微者林堯叟云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

將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齊高厚始訖春秋惟邾莒書人

折衷曰或書人或書師或書君或書大夫各即事與時宜而書無義例但似後稍詳耳諸儒拘拘於此等所以不知春秋

○公子遂如楚乞師

折衷曰乞師乞假師而伐人也夫乞一字春秋何有義因公穀之言杜亦娓娓設之義非也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杜預云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

凌稚隆云楚滅同姓故書人夔無罪見滅故存其爵而不名折衷曰楚未書爵稱人非義例見滅之國不得不書爵僻遠

之君不知其名故不書也凡楚以下之國無書法不可與諸

夏同視也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公羊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

穀梁傳云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杜預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折衷曰公穀之言一似小兒口吻凡二家之說春秋非此等事則不能道焉不但公穀也後儒及然矣此以春秋為名分

之書也。夫名分者起自申韓焉。春秋一寓於禮，名分其一端也。夫道者仁也，故當仁則不顧名分。是春秋之義也。滄三者何得知之矣。夫楚以夷狄故，從來貶而書荆。及其與中國交進而書楚，又進書人訖僖之篇，未嘗予爵，何在其執宋公與人諸侯乎。春秋方今書楚，以人豈貶乎。若貶則當復故而書荆也。宋襄之見執，自召之也。非楚之罪矣。若以聖人不與夷狄執中國，故書人則又何所褒。至後進之書爵乎。此公羊之義不成矣。夫諸侯從楚者，力不足也，豈得已邪。滅巴國而從義，春秋之所不取。何罪諸侯果罪諸侯，則春秋亦有罪矣。始賤而書荆，進而書楚，書人最後書爵，與中國無異。何信夷狄而為不正，乃然乎。且何不直書楚子，而人諸侯而以反辭示

之春秋，豈有之乎。此穀梁之義不成矣。凡公穀以下所為義，皆非春秋之義矣。彼等常理猶不知焉。何況聖人之義乎。而任口言義，以啓後儒酷暴之路，可謂其罪過繁紂矣。杜不取公穀為可尚焉。但未知楚稱人之義可惜也。其說亦大謬矣。楚子始出，勢甚熾也。未與晉接戰，何不得志之有。且以微者告，則公何為往會盟乎。將云戰後告乎。戰前公往親與楚子盟，何得以微者告。此亦惑微者稱人之膚說也。相安國殘賊，故取穀梁不足責之也。

胡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杜預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凌雅隆云：文公圖霸之始，再書侯，或經文自是兩章，各舉其

事不相連屬傳寫多誤作一章書之尔先儒以為譏復怨者非也

折衷曰此兩章何疑焉左氏并傳之因遂誤作一章耳曹衛兩來告亦當兩書若并書則當省一晉侯何煩兩舉之故今分之為兩章也圖霸之始故再書侯是何義也且當時魯史何知晉侯心事為譏復怨胡安國之說而本于穀梁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杜預云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

折衷曰以不卒戍諱殺無辜也春秋非示遠近之書杜非也按殺買虽矯誣也社稷之大計實不得已之事亦可恕也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杜預云宋公齊國歸攻秦小子憇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畧也

凌稚隆云晉獨書爵与晉以霸也

折衷曰杜言三国以師屬晉而帥皆不自戰故不書名而曰師夫齊秦大夫既自師師而出何唯師屬晉而自衛觀之乎况宋公何有之凌言降三国所以與晉霸也夫霸以勢力成春秋何得與奪之凌亦是宋儒頭中氣也凡春秋有以見聞書不必皆須赴告此章即是也三国與晉同出為之勢援未接戰而晉已敗楚故畧稱師宋乃公而在齊下者以稱師故也齊序上者自桓公成霸齊每在上未有之改且此役也宋主而齊賓以此故也傳則記名故序宋公於上春秋猶置楚

於度外。故魯雖合屬楚，據晉而書，史體本當然矣。非受告而書，故鄭許陳蔡皆畧不書之。陳蔡雖戰而敗，而屬楚師所以畧也。楚子猶未上於策，何得有子玉名。杜爲楚告，劉爲晉告，皆非也。孔以楚屬證楚告，果爾，何不曰楚人及晉侯戰于

○公朝于王所

林堯叟云：此先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

折衷曰：穀梁爲王與會，林據爲此言。此等之說，如癡人說夢，不足辨焉。凡迂腐者之說，春秋皆可笑之事也。

○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杜預云：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

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折衷曰：凡會盟公與者，不須告。故策書魯史之記也。其先後從會之班位，史何取舍也。固非褒貶所與也。宋大國高爵在本班其所也。如陳則時勢亦容有之。至之先後亦容有之。此會時勢似鄭可在上者也。

天王狩于河陽

折衷曰：狩穀梁爲巡狩之狩，故作守。何休公羊之註爲獵狩之狩。左氏釋文云：本作守，則巡狩也。爲巡狩則王自臨會也。左氏明云：使王狩，經又在會下，穀梁非也。

啖助云：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

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
姜實云：當時晉以許不會，踐土欲討許，衛侯為元咺所訟，欲討衛，又以溫為王所賜地，會諸侯於此，以謀討貳，而即欲王至其地，一藉寵靈焉。自嫌彊大，不敢入京師之意，晉容有之，自以地小力薄，不足以待諸侯，因晉侯之請，有出而就之之意。王亦容有之。此春秋所取也。故諸侯會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若諸侯自相為會，王適以狩而至，而諸侯因相與朝王，云爾如此，則王與諸侯無嫌，兩皆可取之辭也。
折衷曰：吳徵存君體存臣禮之言，善窺春秋之意，故收之經。註啖助之說，似能察事情，是所以其不知春秋也。原晉侯之情，則藉王之尊而固已霸之術也。君子取之，非嘉其尊王也。

嘉其因之，諸侯輯睦而無蠻夷猾夏之事矣。夫楚蠻夷也，凡自禮儀文物人情之所趣，向與華夏大異矣。而蠶食傍國，將窺中國，天生管仲輔桓公而攘之。夫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謂此也。桓公死，楚又欲橫行中國，文公出再攘之，而楚屏息，諸侯得安。然天子不臨於其會，則諸侯不能固與晉諸侯一子晉而生靈得安輯也。春秋之時，是為貴矣。若夫聖人之治天下也，禮樂以教之，民自然化焉。何假霸者之事？雖有嶽牧而非桓文之等也。文王之為方伯，亦殷代叔季之事，而非湯之制也。雖然，聖人之道，仁也。非私天下焉。上既無道之御民，則有桓文能安天下，亦聖人之所取也。孔子仁管仲，極稱之，可以見矣。殷湯周文，亦是桓文之事，但其心一於仁而

無私所以終得天命也。此皆時世然矣。故今晉侯之召王不
咎之者以其仁也。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
陽。此魯史之所以能得周公法。而以古人皆能知道故也。後
儒所務唯名分。何得知春秋焉。姜說自嫌彊大不敢入京師。
春秋之時豈有之乎。且率諸侯朝王于京師。只是尊王而已。
何用之為。其云自以地小力不足以待諸侯。因晉侯之請
有出而就之。當時襄王豈有意于此乎。經止曰狩于河陽。而
言召王者傳也。後儒概不信左氏以此云。召王信之。既信之
則其云仲尼與之亦不可不信。而難於其解。故為是浮說已。
○曹伯襄復歸于曹

杜預云。晉感侯儒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

折衷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人。復其
位曰復歸。杜前衛侯復歸云。復其位。此則因衛侯銜復歸。傳
為國逆。曹伯非國逆。侯儒豈足為國逆乎。杜而為是解。我未
知何故也。又按晉侯感筮史之言。而復之。何知侯儒使曰之。
杜於左氏成癖。而讀書疎漏如是。因知物難周也。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瑕 杜預云。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
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求會諸侯。故不稱君。

折衷曰。稱名為罪。未會諸侯。不為君。是杜誤之大者也。元咺
復歸而立瑕。主已許之。實無罪矣。而以國討瑕。不為君。衛
侯既復。則衛人不得不然矣。子儀在位十四年。屢會諸侯。然

霸

厲公復歸而鄭人不復為君亦是也

衛侯鄭歸于衛

杜預云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

凌稚隆云衛侯初歸則殺叔武再歸則殺元咺春秋于此出奔不名而歸名之比于失國之罪

折衷曰魯請許之執以比為諸侯納之春秋豈其然乎必也晉侯乎然此非例也凡出君之歸國雖非諸侯納之而不得不稱歸故有例者有非例各即其事而見之此讀春秋之大法也杜拍泥例故至穿鑿牽強如是也凡諸侯之出奔復歸無不書名者此有所嫌乎為何侯也獨是侯反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不名而是侯無所嫌且前復歸及今歸有名而益

明也獻公夷儀復歸之時書名亦無所嫌也春秋何有他義凡儒者說春秋其所為得意皆如凌說者實春秋之蠹也

介人侵蕭

凌稚隆云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

折衷曰此事或有之然傳不言則不可必以有理故附于此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折衷曰郊自冬至卜辛日若不從則至墜蟄而止矣今日既從牲既成而不祀焉而不可遂止故復改卜日及四月啓蟄之節而不從故廢焉日得吉而復卜則是非卜日故曰卜郊猶三望

廢

杜預云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

郊天而脩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折衷曰杜依賈逵服虔等鄭玄以凡望為祭山川之名周禮賈公彥疏考證頗詳似無異論但賈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則非矣周禮之四望四方之望也此之三望魯封域之內命祀有三也固有或四五者有或無之者哉據魯三望諸侯定為三則固矣孔穎達謂淮海岱亦未可必也今依鄭玄為祭山川也猶可止之辭公穀之說杜采為解也春秋為可止故特置猶字豈其然乎杜撰之說也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杜預云晉戎不同陳故言及

顧炎武云及者殊夷狄之辭

折衷曰戎從晉者故言及晉秦圍鄭不同陳不稱及邢人狄人伐衛不殊夷狄皆非也

晉人敗狄于箕

杜預云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卻缺稱人者未為卿

顧炎武云陽邑在今之大谷縣疑襄公時未為晉境

劉炫云按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卻缺也而稱人者晉諱而以微人告

折衷曰卻缺未為卿何得為將帥孔疏以為文公既葬無所諱是杜短喪之說非通論也而劉亦非也此聞書而非告者凡聞書多稱人諸儒拍赴告困人字概為微者春秋無是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杜預云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

顧炎武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洪範所謂恒燠者也。

折衷曰：杜拘凡物不為災，則不書之例，其意謂今九月有霜，則常也。特言隕霜，則非常霜也。因云當微而重，重則可殺草，而力弱而草不死，此專依霜以濟為災之義。故下文李梅實舍而不釋，鳥殊不知彼例。螟螣之屬，此是書時失，其為災不為災，固非所論也。杜抱例為僻解，每每如是。顧說過淺，九月十月之交，十月朔也。歲暖而節後者，草木不黃落，應或有之，且止恒燠不能李梅實，故以意改解。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預云：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釋例又云：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雖踰年行即位之禮，名通於國內，必須既葬卒哭乃免喪。古之制也。

折衷曰：凡諸侯之喪先君既葬，嗣君乃即位，傳有證焉。然竟薨年厲先君，以次年正月為嗣君之始，故策書必踰年而記。

元年既以踰年為元則即位亦以其正月記之襄公昭公哀公前年既即位而策書則記于元年正月是也即位必屬元年正月是不可移動故如文公成公雖未葬未即位而不得不記于正月故策書之記則非實也文公實在喪次何正位序百官表朝儀之有先君薨未幾孝子水漿不入口雖人君惡忍為之乎周公制禮不如是忍焉杜所引康王事殯而麻冕黼裳以即位是在周公制禮之後余固疑其非實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折衷曰天子大夫稱字固然也杜云叔氏服字奉王命來固宜稱族也然叔服似字而非分氏字因考大夫來者有南季宰咺渠伯糾仍叔之子家父兩榮叔石尚唯渠石可以為氏

族

且宰咺無氏而傳第言書名之貶而不言去氏王廷之臣單稱補字而不稱氏亦有事故未可知也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杜預云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折衷曰此候問晉侯而如聘問然非聘非問故書會而亦非不會公侯之會也但國史書會申已之意也春秋縱孔子作非魯史乎何改公為侯改薨為卒況孔子魯人而竊國史書之者乎

二年晉侯及蔡師戰于彭衙

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

穎

孔達云孟明秦之執政之卿也而言非卿者秦是辟陋之國不以卿禮成孟明故真卿而不書也

折衷曰秦辟遠之國春秋不與中夏齒故未書卿也杜孔未得其意

及晉處父盟

杜預云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為耦以直厭不直

折衷曰卿敵公則去公字春秋之常例是避之也今為辱公命處父使與公盟去處父之族所以厭晉也杜徒責處父此直貶耳何厭晉取之有且處父奉君命非私盟也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折衷曰凡云大事者禘也禘者王者之祭成王錫魯以禘禮祭周公大廟周公之廟故曰大事也天子諸侯俱植禘而不禘今日躋僖公則禘亦用之非禮也而傳不言之者蓋魯每以禘祭於羣廟有新死者則亦待此進退同升而即吉故嗣君免喪不必二十五日此凡諸侯之禮也但他國無大禘故以時祭之禘祭太祖此時禘升新死者知者元年經書晉侯伐衛傳曰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前此晉侯親用兵秦狄諱制中帥師而不告故經並書人既祥則無復所諱故告伐衛經亦書晉侯傳因以既祥明之是未終二十五日因知諸侯之喪以禘為之限也春薨則退於二十五日冬薨則追於二十五日必待二十五日則至來年之禘是服四年

既過制且國家之事不可緩也必不然矣按禘當在六月而在八月八月今六月猶在夏蓋以免喪故退二月欵又按當猶禘而用禘蓋春秋禮之濫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折衷曰傳云禮也何休以下諸儒囂然非左氏杜辨之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僖之薨實在十一月又元年有閏月但不須言之僖公此年八月升于大廟既即吉爾時公亦除喪既除喪則圖昏庸何傷公羊以下不以已不知而輒譏左氏可羞死也或云春秋常禮不書今特書之非見過乎曰僖公薨至此年十月為二十五月必用二十五月則十月也十一月十二月不早於數若見過則當書月

也無月則非譏文明矣况八月除喪分明乎

○三年王子虎卒

杜預云不書爵者天王起也

折衷曰王子虎蓋未出封故不書爵傳稱文公恐非公爵之公蓋王子卒以公稱謚猶國君也若王赴則當書王使告也虎家赴無疑定四年劉卷卒亦然

○秦人伐晉

杜預云晉人取不出以微者告

折衷曰秦楚書法杜不得其意故為此等解

○雨蝨子宋

杜 顧炎武云杜云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然則隕石

退鷁豈亦喜而來告乎

折衷曰顧駁是也此等事皆記異不必告也杜抱例每每為穿鑿之解此泥不告則不書及不為災則不書之例也

○四年逆婦姜于齊

孔穎達云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註云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然則往逆當稱女入國當稱夫人此時逆則卿不行入復不告至其禮輕畧異於常文徒以有姑故稱婦以齊女則稱姜直云逆婦姜于齊上賤之文也折衷曰昏禮不稱主人故有母者依母而稱婦文公宣公有母故稱婦姜云有姑之辭是也但未知依姑之辭無母者而稱夫人桓公莊公是也夫人猶在其國往逆稱女則固矣此

稱逆婦者入時不可書以至故畧於是稱逆婦此不得已也何也非卿則不登名於策逆直稱逆不稱名可也以至則不可不稱名也卿不行則雖輕畧非策書用賤文也孔似以稱婦姜為證宣公之夫人正卿公子遂逆而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日稱遂尊夫人也婦姜非賤文孔誤矣按夫人是小君其昏娶當書之者也而春秋之記但桓莊文宣四君而已蓋餘君其為公子時既娶之也又按莊公在位二十四年而始娶者母君文姜姦行甚矣故不暇及之文姜死即娶焉五年王使召伯來會葬

杜預云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夫五月之內

折衷曰元年叔服之來書于葬前故杜以此為不及葬甚拘

其實及不及未可知也。按凡先內後外，他國來會我葬，自應書于葬下者也。元年錫命宣承葬下，故會葬在上也。六年公子遂如晉。

折衷曰：公子遂如晉與葬，晉襄公本是各自記之二項之文也。故傳曰：襄仲如晉葬襄公，是釋辭以明襄仲如晉為葬襄公，非虛舉經文也。故經文又有晉字。凡記葬，春秋之常然非卿，故不書其人。今晉葬卿往，故如葬別記。舊并為一章，謬矣。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孔穎達云：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于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

聽祝，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

穀梁傳云：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

何休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尊也。言朔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久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

孔穎達又云：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

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谷同日而為之也

杜預云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從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糝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

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眾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國非常月緣以朔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故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異耳孔穎達又云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玄以為明堂在圉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大祖而已杜以明堂與祖廟為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

告八年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朝享白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月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物。茂卿云：合諸說觀之，告朔告月一也。朝廟朝正一也。視朔聽朔一也。三者相因耳。祇告朔據論語，春秋則告于廟之義。

據穀梁則天子告于諸侯而周禮似同穀梁也。意者天子既告于廟而以其所告于廟者頒之諸侯，故曰頒告朔而穀梁字誤耳。所告之廟穀梁以為禰廟，何休以為大祖廟，以理推之，何休為優也。然漢儒又以司樽彝職朝享，合諸祭法月祭而謂即朝廟之事，月祭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故穀梁以為禰廟歟。其實經無明文，漢儒以臆道之，蓋告朔之羊因告而祭之，非正祭也。故朝享月祭恐別矣。折衷曰：告朔之禮，經無明文，凡漢儒之說，禮以臆斷，自我成古，皆不可信者也。後儒無別所考，則擇取於此中，亦是臆耳。豈如悉廢而舍不可知乎。朔者日月之會，是為月之始，告者告是月為某月也。非告日月之會，故經曰告月，論語云吉月。

朝服而朝此朔日之朝而云吉月者賀月吉而兆賀朔也然
告日必以朔日行之故又謂之告朔也告朔者告于廟也周
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其班曆也古之歷知朔之外無他事
焉故云頒朔也而朔日天子諸侯皆告于廟故指朔日直曰
告朔言頒所頒告之朔也此外有意義乎朔日之禮只是以
特羊告于廟耳文公以閏月故不告朔而徒朝于廟故春秋
書之鄭玄誤讀之謂一月行朝廟告朔二禮也自是而諸儒
皆從之此不郊猶三望文辭同彼郊望二事則此亦二禮所
由誤也鄭玄因又以此朝為司樽彝之朝享乃以祭法之月祭
當之可謂牽強之牽強附會之附會矣司尊彝之朝享追享
未知指何月祭亦必不在朔焉朔既有告月又有朝廟夫禮

煩則厭焉厭則怠焉不敬所由生聖人制禮豈如是煩雜乎
必不然矣傳曰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乎
朝由此觀之王朝之頒日御司之則冰藏于廟者其藏祖廟
藏禘廟及受而行之皆杜撰之言也傳有視朔之文玉藻有
聽朔之文禮文不備則今不可得知也何休之言告朔杜預
之言聽朔雖其意美也皆以已臆造言也且據傳告朔奉時
之義而非凡政之事也襄二十九年傳朝正之正乃正月之
正也人君歲首朝于廟謂之朝正蓋有其禮哉孔穎達併之
每月之朔殊謬矣物子亦以一之何意也

○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杜預云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敗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

秦師以戰告

折衷曰趙盾欲立長之舉大臣之權宜國家之大計何以取之不度不成是其過也杜較小義而不知大義也其背先蔑豈足言乎何諱之逆而桓之皆過舉此非告者也

○徐伐莒

折衷曰書徐夷也此莒告也非書徐告杜云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畧本不知夷狄之書法也

○九年楚人伐鄭

杜預云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

折衷曰杜視楚與中夏同故云然

○十年秦伐晉

林堯叟云稱秦者狄之也

折衷曰秦僻遠之國春秋之始未嘗與中國齒及其稍交通畧書秦與狄同文非故以為狄也楚亦然矣今楚已漸進之秦猶未進也如狄則種類本別也故終春秋不進焉林說本是公羊之說欲必見譏貶也胡安國采程頤之說而釋之是小兒之口語皆不足言者也

○十一年楚子伐麇

凌稚隆云楚侵伐書爵始此蓋聖人悼中國無盟主故不以夷狄待之也

折衷曰楚稍強大非復僻陋之夷至此中國諸侯受制故自前年來聘進之書爵從此遂與諸夏無別也不獨楚也秦燕

亦然矣。若聖人悼中國無盟主，則縱本書爵當黜而夷之，何故褒之書爵乎？果如說，則聖人欲漸進夷狄為中國之霸子。

○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折衷曰：術字穀梁釋文音述，但公羊作遂，疑當音遂。

○十四年有星孛入北斗

杜預云：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顧炎武云：杜非也。改云有者，非常之辭。孛，妖星之有光芒者也。如帚者，則謂之彗。劉向以為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下，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象。篡弑之表也。干大辰于東方，皆不言入，此其言入何穀梁子曰：斗有環域也。

凌稚隆云：光芒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

折衷曰：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則孛是彗，而古亦以其象謂之彗。然非以孛為彗之異名也。孛是活字，指光芒趣者曰孛，譬如彗之掃也。故曰星孛于大辰，曰星孛于東方，可以見也。凌說見文穎漢書註，與經傳不合，非古也。經文意言有星光芒如帚，其光芒之末，孛入于北斗也。常無者而有焉，故曰有。然非以有字見其非常。顧氏與猶者可止之辭，同其誤矣。彗古義除舊布新也。孛于大辰布大之表也。今孛于北斗，傳不言則其微不可知也。顧勳輒引劉向五行傳，足取信邪。大辰東方不可以入言，今以斗故曰入，蓋光芒之末，指斗中也。安有義于穀梁之環域。

域

不知指何者。若為斗外之垣域，則非也。杜既見而後入北斗，因入字為是解。經文不見其意，非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

君 杜預云：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與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

折衷曰：杜未得趙盾心事也。晉自立幼君，諸侯多叛，趙盾患之。鄭衛歸服，乃大會諸侯而同盟。雖無邾事，而得不然，邪猶欲見威烈，幸有捷菑來奔，既盟而歸，共君率其師以納捷菑，聽邾辭而退。此以服義見諸侯信也。納捷菑權譎之事，而非實意也。魯師亦從之，則不須告，不告而書者，畧稱人，故趙盾

稱人非貶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折衷曰：未踰年則不稱爵者，不奪先君之年也。國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死，儲嗣即為喪主，既葬而即位，不可謂非君也。奚齊書君之子，卓子則書其君，此其證也。故遭弑如舍卓子者，皆書其君，然非此年為其人之年也。必踰年而書爵者，非為非君薨年，非其人之年故也。公羊云：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穀梁云：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夫本非君者，推而與之，孔子豈為之乎？此不知而為妄說也。凡以春秋為斷獄書，故胡安國凌推隆取穀梁，何暗於理甚邪。齊人執子叔姬。

凌稚隆云傳例稱伯姬叔姬者先君之女時君之姐妹也伯
叔姬稱子者時君之女所以別夫先君之女今子叔姬則
為文公之女無疑然文公逆婦姜于齊纔十年爾豈遽有女
為昭公妃而又即生子舍可立為君乎故說者因疑為僖公
之女也竊謂子叔姬之為僖女為文女固不可知若非子字
之誤則叔姬於齊其逆其歸當有脫簡朱子謂其間極有無
定當難處置處其此類歟

折衷云以伯叔稱是女子之通義而亦非既嫁則不稱之故
十二年傳曰書叔姬言非女也云別先君時君傳無此例顧
何由言之乎既嫁而見絕者伯叔之上書子字以見魯之女
而非復他國夫人十二年子叔姬卒是也以專序叔姬故特

著子字以明魯女也無異義服虔為罔之在室辭非矣凌則
不足言也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

凌稚隆云不稱使專行無君也

折衷曰此依胡安國而穀梁及何休之意也胡安國惡道人
之善者也故因二氏為說凌稚隆信胡氏者也故同背傳夫
背傳何須註左氏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林堯叟云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遂伐曹以齊始
敗夏盟晉遂不競也

折衷曰自魯遂伐而非更舉故公穀以來以遂字為二事兵

事之遂何有異義自己橫立字例為天下之大故以黷弄春秋來儒之可惡皆是也

十六年公四不視朔

折衷曰杜云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竊謂春秋之策為後君之鑒者而藏子大史氏非公於世者時史書公之不視朔何在其明非詐齊乎假令為孔子之春秋公之詐齊何所為過為解之而追書乎此不與齊事只是公雖疾四闕大典故持書之耳穀梁為非疾高闕據之云前比未有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此為以慢政示譏也然佯疾之故不視朔是權宜之事則雖不疾猶疾也何為譏之果譏則聖人之過也郭登亦謂非疾為詐齊

也文長不載其他諸儒皆為非疾按實疾而不視朔固應有焉為欺齊偽疾而不視朔亦應有焉是時假令非疾史官之訛應必以疾書之何則是國家之事而非公之罪也故傳云疾也其實否不問可也但文公親與齊侯盟何所懼佯疾至四不視朔或不於齊事而公慢政以微恙四不視朔亦應有之然傳云疾也則實不能也何用鑿矣

十八年公薨于臺下

穀梁云臺下非正也

汪克寬云或謂因隕而薨不能順受其正雖莫得其詳然經書薨于臺下失正終之道矣

折衷曰人君不薨于正寢皆非正故經每公詳書薨所何須

為言穀梁等欲加貶故云云已

子卒

杜預云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折衷曰雖先君葬而子位未定則何為君獻公葬而荀息使卓子即位故稱君今襄仲必不為焉惠伯則不能矣則子惡未成君也傳曰諱之者諱言殺也謂葬則是君不與於事實者我不知也

春秋稽古卷三十七 折衷第三經二

春秋稽古卷三十八

皇和 安藝 平賀 晉民房父 著

折衷四經三

宣公

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

折衷曰趙盾既出而後晉令諸侯使與共救也時楚已過陳而侵宋晉并告之故經書遂侵宋然盾以救陳出未知侵宋此所以無宋字也杜為闕文非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

杜預云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孔穎達述杜意云會行會禮也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註云卿不書禮不敵公

此不然者。沈氏云。此會有宋公陳侯等。猶成二年會于蜀。有蔡許之君。故知此非為趙盾不得敵諸侯。但取於兵會。彼會于瓦。唯有公故。知與此異耳。

折衷曰。此兵會而非好會則固也。瓦會與此全同矣。杜意瓦會雖亦云會晉師。而有卿執羔之事。則似好會。故註云。殊不知彼臣見君之禮。而非會盟之會也。以此之註。則杜意似兵會不書卿。好會則可書也。是遣辭不好。故孔明之言。好會卿不敵君。瓦會註即是也。兵會可敵。故言之可也。不言亦可也。故云取於兵會。其所以得敵者。沈氏之言是也。沈氏非也。君臣不敵。何唯魯公而已。而宋陳得敵。于蜀會蔡許之君。為楚戎之左右。乃雖在猶不在也。戎車出則雖楚子不在。猶在

也。故不諱。嬰存敵公。與此大不同矣。公羊云。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皆不知而為言者也。凡征役君自出。則無言帥師者。卿為君出者。必以帥師言之。此君之師而非其人之師也。明年大棘之戰。華元帥師。婦生帥師。煩言之為是。故也。諸侯助晉而非助趙盾。趙盾亦晉師中之一也。固不須言趙盾。况君臣不敵者乎。

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孔穎達云。容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也。

折衷曰。將尊師衆。春秋甚多。何唯此戰。及哀二年。趙鄭之戰也。凡君不出而卿將。無不書。帥師者。今容主皆卿將。故各言帥師也。凡大國三軍三卿。次國二軍二卿。小國一軍一卿。軍

皆卿帥之故帥師無卑於卿者而云將鼻師衆稱師春秋豈有之乎又云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春秋無一有之皆目夫觀春秋而為之解也可憫笑

獲宋華元

杜衷曰杜意凡書獲限大夫以下故以昭二十三年為例謬矣君亦書獲說見于彼折衷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杜預云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杜衷曰春秋固有不待告而書者雖國君皆以人書之今趙盾書人亦是也杜又云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其二卿

此晉之不競也晉於是申命衆國大超其衆將以雪宋之恥取威定霸趙盾為政而襄越椒之盛不敢遂其所志託辭班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致貶也此亦非也趙盾之所憂方在內無意於勤外然為霸主而鄭敗宋不可後已故潛約諸侯自救焦遂伐鄭者欲幸勝之也而非大舉必服鄭故今不及齊魯其情可見也其畏越椒亦非實也盾心本自不競乃范文子鄆陵之意也故託辭班師春秋何貶之

三年葬匡王

折衷曰公羊云王者不各葬是美不獨葬也崩亦然也王喪赴告吊葬當也不各各者必有故諸侯則或告或不告雖告或葬或不葬則必書

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

孔穎達云卿非君命不越竟高固亦是奉公命來聘因自為逆但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昏聘不昏逆自外而來則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昏逆不書聘

折衷曰此說是也但聘娶非因內外有經重也內大夫娶昏聘不書娶自是公私之分舉君畧臣也外來則真假之別以實書也不可謂聘輕於嫁女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折衷曰高固及馬夫妻偕來也杜為叔姬以寧來蓋非也孔穎達謂不反馬則未成婦故稱子亦非也果爾初嫁之時當皆稱子也

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折衷曰凡他國之蒞盟兩國相盟之義固無公對大夫之謙而猶且無公及孫良夫盟之文孔穎達於此云云非其倫也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折衷曰杜預云納舞去籥按舞樂不用則始不入何須納去入云者入于廟也杜為內非也公羊以萬為武舞籥為文舞云去其有声者廢其無聲者夫萬者舞之通稱無擇文武且千戚之舞何無声皆大誤胡安國以萬入為用之是也其云萬以無声用之籥以有声去之萬與籥對看亦誤凡皆不知而為之說者也按籥若管則笛屬而有声然舞者執以舞則不似有声者凡古之更一切絕滅今不可得而知後人之說

皆不可信，不如闕疑。蓋舞樂之中，獨去箏以為襄仲不與於
有聲無聲，何則？樂者聲也，八音並奏，高聲安獨在箏？且夫卿
喪既公然，繹國君惡何者之聞而去，高聲焉？故知不然矣。
日中而克葬。

折衷曰：公羊以而乃之別立說，本是妄作，不足言者。故杜不
取也。孔疏引而疑之，何也？

九年荀林父帥師伐陳

杜預云：不書諸侯之師，林父帥之，無將帥。

折衷曰：自會遂伐諸侯之師，亦必後行已行，則豈無將帥而
徒以兵委林父乎？必無是夏也。襄十九年晉欒魴帥師伐衛，
孫文子伐齊，經第書衛孫林父帥師伐齊，而不書晉師，與此

正同，是夏而不書也，安有異義？

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杜預云：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
大夫稱字。

哀

折衷曰：公羊不可信，但曰王季子則必是王之近親，或王叔
或母弟，或庶弟，未可知也。王季子蓋稱號，非字也。以王季子
而來，亦非大夫也。其詳不可得而知也。故削杜解而闕之。

伐邾取繹

折衷曰：邾前遷于繹，今經曰取繹，必非國都。故孔疏云：吏別
有繹邑，亦恐不然。今且取顧說。

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

杜

折衷曰杜云稱人討賊之辭在自國則然矣陳之賊楚人何有焉孔疏通之云弑君之賊人人皆欲殺之然則楚子討賊而歸功於楚舉國人也豈有之乎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

折衷曰杜劉並有所論皆未得經急文長故不辨之以愚意註之

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帥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杜預云晉上軍成陳故言戰

折衷曰按晉三軍皆成陳上軍唯不敗耳杜非

楚子滅蕭

折衷曰在二十三年蕭叔朝公以朝言之則叔是國君而蕭

國名也杜云宋附庸此或然此之蕭即朝公之蕭也宋也蓋別有稱蕭者宋南宮萬之亂羣公子奔蕭叔大心討萬有功杜謂以是功封大心於蕭以為附庸然今楚滅之而定公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又文公十四年傳云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鄉既滅者楚何與宋附庸之國來何置封人恐是別邑也但未知討萬之蕭叔與此同否

晉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杜預云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

折衷曰華椒何罪之有此稱人者會之時魯史總不信其言也故傳特曰於是而宋守盟伐陳至明年晉不救宋傳曰唯

宋可免謂免今華椒稱人也為春秋孔子作至此等而窮矣
十五年秦人伐晉

李廉云此條左氏發傳於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疑此文本
是經之傳不知杜氏何以云無傳

折衷曰李氏亦失檢後傳以秋七月發之杜以此為無傳不
亦宜乎然此經必是輔氏之役蓋秦初次于輔氏在六月其
敗在七月故傳以秋七月起文不然則六月己伐七月又伐
必無是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杜預云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例
札字

折衷曰兩下相殺雖有專殺之罪原其情而不必罪殺者邢
侯殺叔魚雍子於朝叔向斷之為三人同罪可以見也私相
殺戮而不與乎國家者春秋何糾其罪春秋非褒貶則不書
故杜云然王札子傳稱王子捷捷札不同亦不可必倒札字

初稅畝

折衷曰古稅法不傳孟子獨為述古亦只云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貢也力也
徹也其制不可知也註者皆以意言之孰知其實公羊謂履
畝之稅過於十一穀梁謂去公田而履畝仍曰十一之稅觀
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言公羊述是今且從杜

公蠶生饑

批衷曰傳曰冬蝻生饑幸之也幸之義專主蝻生言則不可
連書饑字也雖蝻生而死民饑則幸何為且饑字下言幸何
以見蝻不為害乎若曰蝻生饑連文饑非出蝻蝻生而不為
害以饑字見之則傳雖簡奧不應饑字下言幸之以見其義
也傳冬蝻生饑四字連文其下曰幸之也故予斷以為饑者
蝻饑也言秋稼已收蝻生而不得食故經曰饑傳曰幸之也
豈不文理明暢乎公羊不知經分饑字為國饑猶仍左氏幸
之也以解蝻生與饑其說竟不通穀梁沿其誤後之學者以
訛傳訛愈言愈違至凌稚隆疑左氏皆不善讀經傳故也

十六年成周宜榭大

楊慎云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

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
南合為一城故後讀者難於分析今夜學者不惟專經之味
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十里
元吳草廬作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哲矣而胡文定
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
成周胡傳曰不日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
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而降為國風之意嗚
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識論何異昧目而道
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証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臆說也按
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洹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
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洹水東瀍水西王城也郭會之地也

漚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漚漚之間。下都在漚水之外。所謂下都卽成周也。以此覘之。王城成周自是兩處。明矣。洗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哲斗。東萊呂氏其學深于史。而精于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卽邾鄆。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長之。徙都成周。注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葛弘謂敬王爲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爲西周。

葛弘謂子朝爲西。注之數說。考證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事直書。豈有改地名以爲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死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枹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遷。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能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尚書。因賢曰。天王入于成周。下都也。旣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葛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與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力入成周。力入于京師。

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自于後世嗚呼地之不
考乃害於義如此哉慎按邵尚書之說或者正指胡文定而
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
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
以前六經有味其言哉慎故拾先哲遺言為東西二周後辨
以補吳草廬之未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并
楊慎又曰近閱劉忠貞元城語曰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
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洛邑
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
得方百里百為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
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此周武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滅所謂

方八百里失之矣及平王東遷洛邑則方六百里爾
折衷曰自孔安國蔡沈尚書註韋昭國語註高誘戰國策註
既以王城為洛邑成周為下都公羊亦以王城為西周成周
為東周而胡安國獨仍孫復合王城成周一故升菴引證
諸說而詳辨之余竊考之尚書止言周公營洛邑未嘗見其
營下都也其曰漚水東亦洛食者此謂擇地卜漚水東以亦
應兆紹於王也豈可以為營下都之事乎序曰成周既成遷
頑民孔傳云成周下都後儒因謂營下都以遷頑民殊不知
成周為下都安國之意而序固為洛邑故洛誥序曰召公既
相宅周公往營成周豈謂下都者乎營洛邑役殷民作之如
召誥所謂為遷殷民者洛邑也以遷于洛故役之多士是洛

邑已成而慰安殷士民之事也。並無可為作下都者矣。春秋有王城有成周。故諸儒王城為洛邑。成周為下都。而左氏不言有二。襄弘所謂東王之東指秋泉而言。非謂成周也。以築成周為遷都者。國語也。此因傳曰襄弘違天而附會之。傳無襄弘議遷都之事。國語不可信也。傳曰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十二月癸未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雖子朝餘黨猶在而築之時。王在王城。邵氏云云者非也。乃成周王城為二者皆無端跡。胡安國以為一不亦宜乎。然安國非有所考而然。彼好議論喜譏刺。故不省他說而妄解耳。今夷考之。成周王城實二而非一也。何以知之。凡王之歸于京師。皆曰入于王城。而特曰入于成周。今當曰京師宣榭火。而以成周言之。

請

又王城豈無城乎。何更城之。而諺城成周。城成周猶城郢也。以此覘之。王城今之京師。而成周為別都無疑焉。或曰。昭二十二年傳曰。王子朝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是時王在京師。則莊宮在王城。而二十六年云。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十二日癸未。王入于莊宮。則非成周。即王城乎。曰。襄宮在成周。杜云。襄王之廟。或然。若夫莊宮。則王之宮而非廟也。此以十二月入于王城也。何以知之。不去朝于莊宮。而云入于莊宮。已云入于莊宮。則王城不言而可知焉。曰。然則成周果下都乎。曰。非也。成周即周公所營之洛邑。朝會之地也。何以知之。敬王請城成周于晉。其辭云。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此

成周之為洛邑莫明于是也。且下都豈可以成周命之乎。曰王城何物也。曰平王之東遷定為洛邑亦無明文矣。司馬遷言之鄭玄詩譜復言之自是而為定說。然鄭玄以成周為洛邑則非。今之王城蓋王城者。平王所遷定之土必非洛邑也。曰然則平王自何而遷焉。曰自成周遷焉。考詩宣王既都洛邑者明也。因思周公營洛邑成王即遷都于此。司馬遷云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則漢以前有此說久矣。猶有可證者。詳諸奈所著詩經原志曰。國語以為遷都是乎。曰未可知焉。恐非也。王城多餘黨。城成周而辟之。似實遷都。然定公七年王平僭翩之亂而入王城。則未嘗遷也。要之周之典籍不傳。可據者左氏而已。左氏不備者不可知也。

公羊云。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

服虔云。宣榭宣揚威武之處。

杜預云。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顧炎武云。呂大臨考古圖。邠敦銘曰。王拾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却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後從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爾雅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之以宗廟之重而書焉。如桓僖宮之比。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折衷曰。杜據國語。愚按。凡三代之制。至戰國盡失傳矣。如國

語爾雅不合于古者甚多矣。是秦漢之偽造不足取信也。諸說唯顧氏近理。此胡安國之說亦意度也。凡廟春秋皆曰宮。安擇室之有無而為言乎。夫子曰不知者蓋闕如焉。我從聖訓而闕之。

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澗道。

折衷曰林堯叟云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澗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同盟之義前粗言之服異而後更會盟同心向晉而相好之意也。經書同盟者十有五傳以是義叙者八其無是者盟王懼攜貳故為盟同心以要之也。觀清丘盟雞澤盟及亳盟范宣子之言平丘盟叔向之言可以見也。其義則歸于一焉。但戚盟柯陵盟及此盟似不然也。戚為討曹成公也亦

是諸侯同心致討之義。柯陵者鄆陵之役諸侯後至雖戰勝鄭猶不服今又起諸侯討之故以尋戚盟之也。此盟清丘之餘也故皆以同盟書之。莊十六年始書同盟傳曰鄭服也。杜因云言同盟服異也。然同盟不唯服異用之故傳不為凡例而每煩叙之人若以杜註為通義則大非矣。今唐翁此言未知為何而發。春秋其初不書同盟及霸者出始有是矣。桓文之時諸侯輯睦桓公兩次服鄭他皆好會不及用同盟踐土之盟非為服鄭故文公無同盟當時只二幽之盟而已。可以觀其世也。靈公無道而晉不競於是乎趙盾為新城盟以結之故書同盟經意可見也。自時厥後霸主無德率風俗漸變諸侯以勢為去就所以屢書同盟也亦可以觀其世也。世之

益衰也。至定哀乃同盟亦無書焉者矣。學者不可不知也。儒者不知原古而探經傳之旨以問其世一以譏刺觀之悲夫林氏蓋亦坐此耳。

十八年邾人成郕子于郕

折衷曰杜云邾大夫就郕殺郕子其意稱人貶大夫者故為大夫殺殊不知凡小國之卿不上名於策焉得定為大夫

楚子旅卒

折衷曰吳楚之葬不書公羊云辟其號良是

成公

元年作丘甲

折衷曰及周禮天子六卿各帥軍為六軍也國中六卿郊野

鄉

六遂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此一鄉之夫家也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貢賦此伍即比兵兩即閭兵卒即旅兵族即黨兵師即州兵軍即鄉兵是一鄉乃成一軍天子若出六軍則國中六鄉而足矣不待外求也而六鄉是京師城內聚落之地既無農圃何有甸賦若夫車旗馬牛糧芻之賦則當別有其法今不可知也若起六遂之師則與六鄉同其制故遂人職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鄰里鄣鄙縣遂即伍兩卒旅師軍之兵亦一遂成一軍六遂而六軍也若

其年賦則与枉所言不同矣。何則？土田之制与小司徒異也。六遂之制乃考工記及遂人職具焉。但考工記主溝洫，遂人職主道涂，雖所言不同而其制可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尋，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一夫縱橫三積，九夫為一井，井縱橫十積，百井為一成，成縱橫十積，百成為一同。遂以九夫為十夫，拳成數，以便文耳。

下以積十言之者，東西及南北各就一面而言之也。何則？道涂與溝洫相依而溝洫東西，僅南北而不在四方故也。此六遂土田之制也。小司徒井邑丘甸之法，不可取於此，則兵賦亦非如司馬法焉。當別有其法也。小司徒云：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蓋郊遂之外，邦畿千里之內，別邑里之名，而非土田之制也。其兵賦或客如司馬法所言。然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凡地官所云之萬民，皆盡畿內。則此亦以伍兩卒旅師軍起之。由此觀之，則一甸之兵五百七十六人也。司馬法甚為稀少。又遂田一或為九百夫，每家出一人，則是九百人也。而鄭玄小司徒註引司

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千井
革車千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萬井革車百乘甲
士千人徒二千人亦與周禮不合凡古者兵以五伍相保不
以土田為司馬法出於戰國不可信用周禮為可憑矣按稍
人職有丘乘之文季孫欲以田賦訪於仲尼仲尼曰度於禮
則以立亦足矣若不度於禮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由是觀
之則本有丘賦之制雖其法不可知要之車乘留糧之賦而
非賦兵卒也此之丘甲非謂是也蓋魯列在大國若出三軍
則三鄉而足不足則取於三遂尚不足則用縣都之兵此周
制也今懼存特設立兵各相保以備之經不曰初作傳無譏
可以知也皆謂譏重斂夫重斂何備存之有誤矣公穀則陋

說不足言焉

卽

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師會晉卻克衛
孫良夫曹公子首及存侯戰于鞌

杜預云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興讎之例者從盟主之令止行
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
於國備於禮成為卿故也

折衷曰魯為存所病欲伐之而不能乃請於晉此兵主也晉
為之伐存魯從之同伐故曰會非興謀之所及寧曰及也會
字亦非從令之義杜皆謬或曰衛亦乞師如子言則當日季
孫行父及衛孫良夫會晉卻克也曰會字非請晉而伐之義
經文只為會晉及諸侯而伐之及且魯衛各乞亦寧曰及孫

良夫曹常不書者以爵卑國小故也非以禮不備且以曹國
瑣瑣私禮魯史何特表名且烏知曹常不備禮今以意改之

衛

庚寅衛侯遂卒

折衷曰距上八月壬午僅九日然四月有丙戌則八月不得
有庚寅傳為九月是也蓋經脫九月二字

公會楚公子嬰齊

杜預云公共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

折衷曰雖許蔡在不書則何為嬰齊之重非也孔疏之說盡
不當不暇辨之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
盟于蜀

折衷曰杜云存在鄭下非卿非也是役也楚名救齊而來與
諸國卿在其竟豈獨敢使大夫會之乎必不然也蓋齊諸卿
皆往不可悉名故特曰齊國之大夫為齊盟是為主人故傳
於齊上曰及所以在鄭下也曹邾以下小國宣不在齊上也
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折衷曰宋衛雖未葬而既踰年則書爵其所也明年鄭雖已
葬未踰年而稱爵所未詳也

新宮災

折衷曰新宮宣公廟觀三日哭則應如杜說故收之

鄭伐許

林堯叟云狄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

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弔，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社矣。折衷曰：賈逵既有狄鄭之說，孔穎達辨之云：此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冬鄭伯伐許，先後並無貶責，何獨此代偏刺之？愚按：單書鄭春秋中唯是而已，郭登為闕誤是矣。春秋之初以秦楚與狄同文者，以僻陋侮之也。及後與中國交禮，同之諸夏，諸夏即有不義以狄文者，無一有之。今秦楚已無之，鄭何有之？今於伐許書鄭，故賈逵謂小國而爭諸侯，故刺其不智而狄之，此非鄭不智而賈逵不智也。孔氏又辨之，使至愚讀之，必無異論矣。而宋儒其心已夷狄，欲必毀傷人，故

狄

胡安國又起之，林堯叟從而加刻，夫楚之伯鄭為之，故狄鄭則凡書鄭當皆狄之。果如說，則桓公卒，鄭始朝楚，辰陵帥諸夏而事楚，邲戰弔會最當為狄者，不於是發而於伐許何所闕而始發之乎？是知宋儒不智，又降於賈逵數等矣。夫鄭之從楚，豈得已乎？守社稷，鳩人民，道也。何以為非也？宋儒之心，縱滅國家，其心不從楚，此何義乎？其云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誣之一何甚焉？弔會是魯實為之，而云鄭為之，則誣之誣者也。最可笑者，楚之入中國，又為秦之故，殊不知秦之

民

有狄文，與楚同科也。春秋今既進秦楚，與華同等，宋儒何不譏春秋而責不得已之鄭，一何深乎？夫雖秦楚交中國，未變於夷，何所見左社？彼將必曰：不左社乎？形而左社，其心夫天

下常惡多而善少矣。王德衰而人縱欲，此所以為春秋也。雖然其中多君子，非後世可及焉。夫心之與形，變於夷者，宋後而然矣。請嘗試言之。司馬晉之士，廢聖道而尚老佛，此變於夷之亂階也。無幾十六夷狄交入，而中國人屏息于偏隅。唐纔復之，然不知反道，狄難無時止。至宋糴糶禮樂，以佛理為道，以唯我獨尊之見，而務過刻責人為事，而求其文質彬彬，則無一人有是矣。其心與事皆是夷狄，故終滅於偏隅。而天下為真左社，自此而遂無返矣。虎兕出於柙，電玉毀於櫝中，是宋儒之咎也。且宋初西有夏，北有契丹，不能德却之，而聘使交通者，非力不足之故乎？楚之於契丹，鄭之於宋，其大小強弱何如乎？何獨責鄭焉？若滅國家甘心不從夷為義，則

胡金之侵也，始焉高宗為負，中焉徽欽自降，而求苟免。後焉割地與之，猶歲時貢獻事之。至蒙古終不能免而滅矣。鄭事楚則不滅也，鄭之與宋，楚之與金，元相比較，則又何如？君子有於己而求於人，無於己而譏於人，安國竟叟當其世而不忌憚宋儒小人哉。或曰：宋儒往々刺古以諷今，不亦可乎？曰：益不可也。宋之屈于夷，力不足也。此外無可為者，豈得已乎？鄭亦然矣。但徽宗賢而務德，不至失中國。鄭雖無德，亦無徽宗之愚。假令孔子執政，恐不過子產所為，乃以鄭比宋，非其倫也。君子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罪無罪者，以諭人宋儒小人哉。

四年冬城鄆

折衷曰杜云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此必不然凡城杜皆為之說皆鑿後不復辨

六年立武宮

折衷曰武宮武軍之宮而非武公之宮傳曰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宮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豈謂武公之宮者乎公羊以為武公宮杜云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示後世經文立武宮以公羊則傳為武軍非矣以傳則公羊為武廟非矣杜欲通二者為立廟祭軍大証經乖傳故劉炫專為武公宮以規之迹杜不得舍公羊蓋有故也世本以武公為伯禽玄孫乃其廟毀久矣而昭十五年經書有莫于武宮則今季文子再起之自是

而為世室也是故為立武廟諸儒無議之者亦是故也殊不知武公伯禽之子而非玄孫也武公伐淮夷征徐戎以經營魯國書之費誓秦誓詩之泮水閟宮皆武公之事故謚為武公魯七廟以伯禽為太祖武公為大宗故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之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之世室也此百世不毀之廟猶周文武二祧也自國初之典刑無可疑者矣玄孫何得與于此況季氏不經之制乎而信世本妄誕不稽古之失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林堯叟云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必闡城也而後貶人之折衷曰人之不必貶

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折衷曰放麇鼠食餘之牛不須言故免牛謂不復改卜也不後改卜牛則不郊從可知矣而不稱不郊書免牛者郊自冬至至啓蟄是其時未至啓蟄乃不可必其不郊故只書免牛至五月既遇啓蟄於是始書不郊以見非禮過此則雖郊亦非禮也杜云免放也下不郊云書不郊間有事不違此義也

同盟于馬陵

折衷曰凌雅隆云馬陵鄭地今河南中牟縣有馬陵岡杜注衛地李本氏以為諸侯救鄭不當遠去盟于衛地是也此說有理應是也然春秋之土地戰國以來歷代改革其所不可的知注家皆緣一字似者定為某所地書亦皆附會之說也

故今非義所預者一切不注焉諸儒有辨說者載于此而亦有取舍此非排先儒懼誣古而謹之也凡事皆然矣

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折衷曰經華元來止言聘公孫壽則書納幣傳上曰聘共姬也此曰禮也故杜預云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其意謂華元來非禮故不書聘女納幣使卿禮也故書納幣昏聘不使卿無明文徒緣傳文以己意進退者也殊不知傳禮也二字并華元言之是互文傳此例多矣

九年晉人執鄭伯

杜預云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苦諸侯例在十五年折衷曰凡國之去就關於民命故執凡稱人者不必無道亦

不必無無道必如曹成公殺天子篡國而不及民明白者而後稱名以執之故傳於執曹成公發傳其意可見矣

楚人入郢

折衷曰杜云楚偏帥入郢故稱人傳曰遂則全軍而非偏帥此史畧辭如林說則宋儒之熟套不足官者

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吳徵云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與六年侵宋同折衷曰宋儒之應聲蟲哉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折衷曰杜云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卜郊卜日而非卜祀郊至啓蟄而止而至五卜此非禮也卜祀而不從何至五卜

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杜預云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折衷曰晉雖霸主而非天子同爵之諸侯也何敢召師晉必不為焉杜以後世君長威嚴視之不知古之不然也

十四年叔孫僑如如奔逆女

杜預云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

折衷曰桓公躬自成昏而奔侯自逆女莊公親納幣親逆女雖傳不言既是過重不可以為法文公公子遂納幣而大夫逆焉傳謂之貴聘賤逆宣公成公皆卿逆而無納幣之文杜為得禮者唯卿行是而已桓公使公子翬逆此何獨為得禮且遺宣公者何乎杜意蓋納幣不應無焉不書者大夫行也

今成公已得禮，則必使卿，故以為闕文。愚竊謂納幣使大夫，禮也。凡嫁娶，春秋無書焉者，以常故也。桓公之過重，猶不書焉。是使大夫也。文公貴聘之，故賤逆其禮，倒矣。故傳譏之，不祇納幣。其他向名請期等，亦皆不書焉。但納幣重矣，盛其禮，則使卿行。於是乎書，亦不為非禮也。杜定為使卿者，蓋以公子遂納幣，公孫壽來納幣，傳並云禮也。故也。殊不知文公以修昏姻，故稱之，非謂納幣也。宋公使華元聘，公孫壽納幣，以一時盛禮，故特褒之，亦非納幣故也。納幣，卿亦可也。大夫亦可也。成公亦使大夫，故不書也。杜拘泥甚，故常多穿鑿，豈其癖也。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林堯叟云：婦姜氏有始之常稱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折衷曰：此偶然耳。夫人之稱氏，何預於姑。且二庶文公、宣公皆備小君之禮，史何差別之。

十五年仲嬰齊卒

折衷曰：仲氏也。以公子遂稱仲，其孫因以為氏。猶季孫叔孫之例也。杜誤會無駮傳，以為賜於公孫，故謂嬰齊亦公孫而歸父弟也。其定為襄仲子，歸父弟者，據公穀也。穀梁謂襄仲殺子赤而立宣公，故不以公子與之。及其死，書仲遂卒，今嬰齊亦不與公孫，故書仲嬰齊卒。襄仲以有罪，則常稱公子而於其死去之，此何義也。古者罪不相及，今及其子，春秋何刻。

乎。夫仲猶字也。非天子大夫則不稱字。若因卿稱字。必有褒重之事。及卒稱字。則最貴重之者。非公子公孫可及也。春秋唯季友仲遂兩人而已。此援立僖公宣公二君。視二人異於他。故以此特稱之也。豈貶之乎。或曰。季友卒稱公子仲遂。則不稱非不與之乎。曰。季友直書其卒。故書公子。季友卒。遂則上云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次云卒。已有更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此承上文以文便畧之。雖不稱猶稱也。豈不與之乎。穀梁烏知之。如嬰存。則非公孫矣。何書公孫。魯別有公孫嬰存。十七年卒于狸。賑諸儒。母乃為之誤。而為公孫乎。公羊謂弟無後。兄之義。故繼兄為其子。以父為王父。賜其字以為氏也。果爾。奈昭穆錯五服。古必無此事。僖繼罔不為之子明矣。君

已然也。况諸下乎。夫嬰存為婦父之弟。無左證矣。蓋公羊故設之為議論之本。穀梁因公羊而標異。杜謬見無駭。而為公孫也。嬰齊婦父之子。而以王父哀仲之仲為氏。亦奚疑焉。按三桓及仲遂本無字。國人以次行呼仲。呼叔呼季。其孫遂因以為氏。如仲孫蔑。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及仲嬰存是也。經書季友卒。仲遂卒。不可名字相配。而書非字。可以見也。又按遂莊公之仲子。故稱仲嬰存。卓氏仲不稱仲孫者。別於獻子之家也。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杜預云。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折衷曰。杜謬見十八年傳例。為鑿說。

會吳于鍾離

折衷曰鍾離杜為楚邑竊謂諸侯不能為會于楚地是時恐非楚邑也又經有二會字諸大夫先會而後相共會于吳者明矣此中國與吳相為賓主故殊會非明本非同好杜引也十六年楚子鄭師敗績

折衷曰先儒皆云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掩楚之退非傷目之故豈可以傷目故書楚子乎此必師字之誤耳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若丘

杜預云若丘晉地舍之若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折衷曰行父從公而赴會晉人執之會所以歸舍于若丘何稱行人非使人不須言焉若丘晉地則不可謂不以歸也言

若丘則以歸不言可知也故畧之以意如書以歸故杜為此

解大拍

公至自會

凌稚隆云伐而以會致之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折衷曰伐而以會致有其例晉逆魯師此與伐者明也凌氏何由知其不與乎且有惡恥必諱而不書何其隱者故顯之且公無罪故告於廟而書至凌何知之宋以後學者之可惡滔々皆是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折衷曰九月郊非禮也然其宜用與不宜用經意安及之公穀皆云用不宜用也此其病矣

十八年楚人鄭人侵宋

杜預云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

析衷曰宋未暇告晉至士鮑乞師而告之今猶未告非受告而書者明矣故稱人焉侵伐之書法傳則不拍故夏經書伐傳言侵此經書侵傳言伐其他不遑枚舉杜每每拍例與赴告為穿鑿解

襄公

二年葬我小君齊姜

析衷曰諸儒相傳謂嫡夫人從夫謚不別制謚此以傳他國夫人多以夫謚誦之故有此說非也魯夫人每別有謚而不從夫他國從夫者明為某侯夫人且見其為嫡也晉襄公夫

人傳以穆嬴稱之此他國別有謚之證也

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存世子九已未

同盟于雞澤

杜預云周吳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析衷曰單子不可與盟者也而盟不別叙諸侯則如單子在盟列而無異文故杜云然然傳不言且今王室安而無難虞何遠為之備杜不勝穿鑿竊謂單子臨其盟故在列而無譏文乃其不盟後可知也

四年葬我小君定姒

凌稚隆云此既稱定姒不應定十五年復稱葬定姒公羊以

如作戈是矣不然此當在定十五年如氏卒下誤在此爾
折衷曰凌意不可兩定如與公羊同疑故是之也舜後皆稱
如如豈一人謚以行命焉晉侯仇謚文公重耳亦謚文公不
嫌同姓同國同謚凌氏不知也但其可疑者定公之定如也
凡魯夫人別制謚而不從夫而彼如氏與夫同謚蓋葬僅差
一日凡事煩擾不遑故以夫謚稱之與其實不可知也

杜釋例因母以子貴之義論備正夫人之禮甚詳矣孔疏引
之本社意謂木孫初議欲不成定如之喪懼於匡慶之言而
得成之其言亦辨愚按古稱媵者皆其姪婦及同姓諸侯之
女非卑賤者第不為嫡而已其子為君乃備夫人之禮固其
所也今此夫人如姓是別娶者而非媵也傳云齊桓公三夫

人又云曰為魯夫人是以歸于我則古者夫人之禮數其詳
不可得而知也但三禮備者為小君是而足矣何以不可知
之事而辨之為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預云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
會之故曰會吳

折衷曰杜意不以與謀文者受晉命故也果然陳袁僑非晉
命乎書一及字者何也凡此類其書及者亦不關於與謀之
例此會是晉侯遣二大夫告會期且勞若公孫敖會晉侯于
戚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也本非會盟之會何可曰及吳會
會盟之會下文戚即是也杜泥會字拍例大致謬至孔疏云

受晉令而會非魯君命故不言及則杜意必不然矣

城

七年臧賈

杜預云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折衷曰凡城得失皆書傳每言所以書之義此不言而直叙所以城其義自見矣杜傳不言時與不時故因諸城費之言為此解鑿亦甚矣夫賈不須城者而城之叙其事以見季氏之橫是所以書焉時不時則不足言也假事難將欺誰乎且諸城費是昭伯言於南遺之辭而非使南遺請也

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

折衷曰杜本不知吳楚秦燕其初不書爵之故故此亦云吳

不稱子從所稱也因是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至於黃池之會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刘炫因又云諸侯盟會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開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為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愚謂黃池之稱子進之也吳焉去僭號果然則楚亦稱子之後去王乎何其然也盟則告于神故自稱名會何稱爵之有孔穎達謂鍾離善道皆大夫來非吳子自來也鍾離或然臧會非吳子自來則諸侯安往會之善道是仲孫蔑孫林父往定會期也吳子自來明矣皆不知所以稱吳故名自穿鑿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折衷曰：上齊世子是懲諸侯之不恪也。春秋從而用之時勢，不得不爾。何則？諸侯之會盟，非世子之可楨者，齊怙大國而為之，晉亦以齊故許之。春秋皆從其志，孔疏以繼於子男論之，被則禮制也。此非常也。

盜殺鄭公子騃公子發公孫輒

折衷曰：不稱大夫之義，杜及孔氏言之至為明白。而程頤云：失卿職也。昏童猶稱大夫，三子之失職，何以言之？宋儒強毀人，可憎可憎。

戍鄭虎牢

沙
林堯叟云：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邾鄆部繫之杞，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

害
折衷曰：向之城為天下，則今之戍亦為天下也。今之戍為鄭，則向之城何不為鄭也？楚丘緣陵豈為天下乎？梁山沙麓則寔異，非是數亦不關天下。謂繫于所災所害者非也。楚丘緣陵為天下，則邾鄆部何不為天下？不知繫鄭宋之義，牽強穿鑿為妄說。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林堯叟云：楚戮救鄭皆不書救，於是始書救鄭，以為晉悼復。

霸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尔

折衷曰書救而不失失而不書者至多矣不勝枚舉夫書救何義例之有且其終失之只是終失之而已于春秋何義乎晉悼復霸而楚下能救即楚其未霸而晉失之者何乎夫鄭反復之困也朝即晉夕為楚夕服楚朝向晉今困而國事晉春秋非褒晉者於晉失陳見之且此役楚未失鄭其失之在三駕之後今何言之况其例前後諸文皆不合乎宋儒心在譏貶吹毛而求疵求而不得於是忽立字例為議論之言而目不涉於文辭則皆不合可笑復可惡且林救字例與胡義牴牾春秋何所適從凡宋說皆賊聖學者故痛辨之

固
固

十一年作三軍

杜預云增立中軍

折衷曰杜不究傳意以公毅觀之而淺解耳詳于傳折衷公至自會

折衷曰鄭終服而會于蕭魚故以會致亳城以伐致者不可云至自盟也杜云以會致者觀兵而不果侵伐鑿矣

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列

萬斯大云向戌來聘而公与之盟与荀庚孫良夫來聘而與盟同就國都盟可也何獨至列而盟之杜釋地闕鄭渙仲獨云魯地蓋鄭以公盟之處意其必為魯地非有實據也于劉二字確是衍文因下文有列夏字而誤耳

折衷曰凡他使之來盟雖就國都盟而亦不宜於朝則郊野也矣不稱地如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季孫行父及卻僂盟于扈是也魯每不書者畧之若有常地也然衍文之說近是故且從之

公救成至遇

杜預云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折衷曰杜說虽近似如畏而不進當諱而不書也與公追齊師至鄆弗及虽有詳畧之異語氣相似則或公以救出齊乃去追之至遇也或公出至遇時齊既解圍而去故不復進也然皆臆度其實不可知不如無解之愈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杜預云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

折衷曰此歲二月有己亥十一月有癸亥則丁巳不得在八月一日也此蓋晦食也宣八年七月甲子之食杜註云月三十日食此亦其例也而為經誤者蓋與所為長歷不合也然大小晝夜相粗可推焉食限則不可推也亦不如為晦食之無經誤也

十六年大夫盟

杜預云雞澤之會重序諸侯令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折衷曰上諸侯大夫不待言雞澤之會及陳袁僑盟不得有序大夫此會固知存異志存使高厚來故諸侯不自盟而使

諸大夫及高厚盟若高厚與盟則亦合序大夫也高厚逃盟而諸大夫徒盟故畧不序非間無異更之故雞澤異事之盟此則一變雖事如似而與彼相比則非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杜預云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

折衷曰杜不得傳意大斲金諸家有辨杜謬明也故不舉焉孔疏引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證之殊不知彼楚人即楚子縱令為臣而稱人非辟君手乃非其類林堯叟云鄭非主兵也則曷書鄭伯春秋之大義夷夏之主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

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伯

折衷曰以夷狄君臣眎春秋所以益遠也是則已論已僖十九年齊會是陳穆公之舉也而時無霸陳固宜主會楚猶未齒于中國故序蔡下何為會主今先書鄭伯示君臣之分耳非以鄭為主兵不以大夫主諸侯者如書公會晉人宋人是也此會諸國皆大夫何嫌主荀偃只是不使鄭伯與大夫等夷也非不以大夫主諸侯矣傳會鄭伯去者見鄭伯在大夫上耳儒者不明文與事一牽諸是非得失心為之所昧故也

十七年宋華臣出奔陳

杜預云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

折衷曰告出奔以始作亂時于理無之夏也且春秋遙在前者猶以告時書何況冬出奔者乎故趙汭曰經書在秋傳在冬由左氏所據載籍或追錄旧事日月訛舛不與經合傳姑仍之以示傳疑之義此說或然然傳在冬知人伐我南鄙之下必是經文訛誤先後交錯故傳詳說日月見之也但是不與大義故二家之說並削而不復注

記

高厚師師伐我北鄙圍防

折衷曰馮本通前為一章觀高厚上無奔字則似是蓋齊侯高厚同出相分圍防也旧為別章今從馮

十九年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折衷曰晉主兵而不書欒魴者魴非卿也凌稚隆云林父并

將也非也傳為見晉主兵特舉欒魴者見非卿云從林父為見非林父并將云帥師可以見也或曰微者稱人如言則當書晉人衛孫林父帥師伐齊曰凡會盟征役卿而有過則貶稱人如曹邾小國則畧稱人固非微者微者稱人公穀之義傳無其說矣

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

杜預云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折衷曰杜以齊崔氏采司城子哀無罪故書氏書官書字然則書名者其罪殊不知凡物有三等春秋書法亦然矣有褒者有貶者有不褒不貶者諸書出奔無褒貶也如子哀司城以其斂故褒之固不與於罪之有無亦唯以來奔故耳二子

若奔他國書名必矣其奔他國如欲見無罪則別有書法如
陳公子黃特稱奔是也存崔氏本當稱名但因不告名從而
書氏以見其無罪若告之以名則不及見其無罪又若有罪
則雖不告名應書名也故傳特明奔逐以名告之禮傳之見
義精細如是凡大夫常更書名況出奔即無罪烏得不書名
出奔書名不與於罪之有無如司城子哀猶字原仲是特筆
也杜君窺傳不精凡於此等更多失之矣

二十三年却畀我來奔

杜預云畀我來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折衷曰畀我來是鄭卿故書之凡他臣之出奔告則書況來奔
乎春秋非見罪也杜意書奔者皆見罪故以畀我為庶其之

黨傳不言之安可知也云竊邑叛君故書則為畀我非卿也
今不以地來何書之劉炫規此而取釋例亦非也夫有不被
命而為大夫者乎故書者皆命卿也知小國其君命之無命
於天子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折衷曰傳例諸侯納之曰歸既為君而出者之事也不然則
不與焉況臣下乎杜每以是例為解謬矣

凌稚隆云書自楚罪其既奔夷狄之國復藉夷狄之力以歸
黃之進退不止也

折衷曰春秋以楚為夷狄乎凌拾宋儒之餘唾可惡

晉欒盈入于曲沃

杜預云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折衷曰此復入而入于曲沃也非奔敗之入杜意必附他國者而後言叛此何義乎晉趙鞅荀寅士吉射皆據私邑非附他國其非可見也

齊侯伐衛遂伐晉

折衷曰遂者自衛遂代也舊謂之兩事林堯叟凌稚隆皆云書遂存始伐盟主也豈遂字之義乎又是頭巾氣

臧孫紇出奔邾

折衷曰杜意出奔書名皆其罪紇非其罪故云阿順季氏為之廢長之少本不達經意故附會之

齊侯龍宮

折衷曰春秋固有書襲之例軍有其事也但經書者唯此而已故林云此特筆也凌氏因云春秋獨於此書襲譏其行盜賊之事此豈特筆哉襲豈盜賊之事哉後儒實可惡矣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折衷曰日食古為陰侵陽苟有不德責見于天人君以戒焉夫天道不可測者也故凡有變象畏之戒之聖人尊崇天之至也聖道熄而術者出推步測之日食為天之常不差毫釐於是千古之人自聖人以下盡為愚物人之趨知巧也或以天為大極甚焉為一理此弄天於掌中其傲慢不敬使人懷慄雖然此年及二十一年又漢初有頻月食者此不合於推

步之術，是又何居。古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抑將天道從世而變，此又其不可測者也。夫天道恢々，故聖人不言。唯畏敬而已。古謂失威儀者為死兆，而皆應焉。後世則否。人氣使然也。故尊聖人志於道者，以古為準而循之。後世之事一切廢置可也。

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折衷曰：此報前年陳侯從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埋木刊之，怨春秋焉。譏之。又凡此等之侵伐，春秋之常也。何有褒貶。杜云：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此以夫子曰：以文辭免，謂鄭本有罪也。殊不知陳楚共圍伐之，晉何為罪。其不請而放動兵，故晉咎之。仲尼之言免晉詰也。亦非為罪。釋例

又云：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此又因夫子曰：非文辭不為功，而為此言。是舉豈求親於晉者乎。不思之甚也。且見詰而以東門遁，可謂醜矣。仲尼何善之不為功者，謂不受捷。如周王拒晉獻存捷，是也。

八月己巳

折衷曰：杜云：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按是年五月有甲戌己巳。若為八月，則在未傳為七月。以事情度之，必是經誤也。但十二日不可必。

衛侯入于夷儀

折衷曰：此術也。剽今見在位。又會于夷儀，是有兩衛侯。然此亦不可不以衛侯稱，但宜稱名而別之者也。恐闕文。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杜預云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

折衷曰楚滅國必不告于諸侯此大事故雖不告詳書之

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杜預云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折衷曰甯喜伐孫氏克之而後弑剽此為衍也故叛於戚安問衍之在否且不可以叛告則衍不入之前何知其叛乎必是以後書也杜註費解

林堯叟云書叛始于此凡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栾盈入于曲沃未

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折衷曰儒者視春秋過高妙是以穿鑿林父之叛傳所謂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是而已矣以此推之凡背君若魚石欒盈皆戮也二子既出以惡入其叛不待書而知也凡春秋非卿則不上名豈唯叛而已夙沙衛不書不止非卿不足譏也二高父皆出存其子以父邑叛故不書因佐卿而以穀叛無幾和解故不書林謂不能討者大非也

衛侯行復歸于衛

凌稚隆云復歸于衛未絕也書名著其不足以有國

折衷曰儒者字之皆為褒貶各以意為法復歸復位之外何義之有且春秋何絕他國君之位衛侯通稱書名以別其人

如曹伯則無所嫌也

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奭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折衷曰此與常會異故晉楚之後交互序之杜不知之而云
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奭非上卿故在石惡下非也石惡亦
非上卿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杜預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
命貶之

折衷曰叔孫之張國威實是社稷之重事豈得謂小是乎然
君亦重矣違命之罪不可不貶雖貶非譏杜見貶文即以爲

譏此注及釋例具責叔孫夫自宣公而柄移於大臣公室固
弱加之公幼立而季氏專因此以漸成焉叔孫雖賢豈得遽
匡之邪且當貶則貶當褒則褒春秋之義也季常之事多矣
諸會之違命况難以公命而季氏之命也經豈然乎

二十八年春無冰

杜預云前年知其再失閏頃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
建子得以無冰

折衷曰頃置兩閏必不然矣果然則非異也云為災而書其
說矛盾又何哉

乙未楚子昭卒

杜預云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折衷曰今年傳十月有丙辰十一月有乙亥有丁亥有癸巳
傳云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又云王人來告
喪問崩日以甲寅告去年經書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則
此年正月朔為甲戌以是推之十月朔己亥其丙辰十八日
十一月朔己巳其乙亥七日丁亥十九日癸巳二十五日乙
未二十七日十二月朔戊戌其甲寅十七日也十二月無乙
亥杜云誤宣也天王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崩周臣子不即赴
於諸侯歲已迫遽告之及見問崩日詎以近日欲以掩其怠
慢也公十一月如楚及漢之時楚子卒則十一月二十七日
當其可焉以十二月書者公至楚畢事而後報於國其報後
於周告而至不可後提十一月故後次以十二月書之也非

日誤春秋日月之差此例多矣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杜預云公在外朔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
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折衷曰凡公出書如書至正月不在不待言言之者叙不朝
正也故傳明之諸不書者為國家恕之也今書之以在楚故
也此春秋之微意也經例誠有如杜解者然味經文此則有
意旨不但明常又非因公遠出發于此也叙例又每月守臣
告公不在雖禮或當然而亦意料之言也

閻弒吳子餘祭

折衷曰書盜者名不可稱也不必士闚非名故稱之杜云下

賤非士故不言盜盜稱貴於國恐不然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及小邾人城杞

杜預云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概卿行

折衷曰公孫段字伯石後世為豐氏伯有之死也命為卿是時未為卿而今如會者段是公孫蓋公子公孫者公族其貴比卿故雖未居卿位凡聘會使之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聘雖以母弟稱弟而亦以見非卿公孫雖常稱而其稱可以使之皆非卿又非大夫直以公弟公孫處之而以次命為卿以典國事也即雖非卿而非攝又非大夫也

若使大夫攝則晉必不可焉春秋亦不書之書士穀乃以堪其事又以晉故也杜考不及此云攝卿行非也孔疏以隱公之攝典先蔑之事證之先蔑之使秦荀林父特言使隨會攝典此自別也若隱公則大非其倫

江充寬云存桓恤杞而城緣陵不曰杞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事也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心既私而事亦悖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折衷曰同之城杞存則公晉則私得失存於吏於城春秋無褒貶也存桓遷杞於緣陵故直曰城緣陵其遷之也甚之盛舉何得謂專之又何隱之有其總稱諸侯此所以隱有關也晉平不遷杞何曰城緣陵大夫之會存桓之時無之者也此

時勢之變也。嘗之何著其失之有。其云大夫心既私。矯誣之大者也。凡儒者眼在得失。而不知事實。為悖理言。滔滔皆然。可愍又可惡矣。晉侯勤諸侯而城杞。非外事也。故記子大叔言見之。而亦記其使同馬侯來治杞田。以見晉侯不勝其母。所以怒晉侯之心事也。傳之精細如此。能得經意故也。春秋凡更之可知者。不譏之。其不可知者。而見之。如高止書出奔。是也。宋學者何知之。

吳子使札來聘

杜預云。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九月到魯。未聞喪也。孔疏云。武氏子來求聘。毛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閻弒吳

子文不隔月。吳魯相去。經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徧觀周樂。至戚聞鐘聲。譏孫文子云。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自請觀樂。曠世大賢。豈當若是。故杜以為通餘祭嗣也。

折衷曰。史隨告即書。書餘祭卒。在札來前。則吳已告於魯。已告於魯。至親之札。何不告之。經塗至遠。豈獨在札。況吳魯接壤。非知秦越乎。據經例。書諸侯之卒。雖卒在往年。月以告之。年日書之。此年五月。既書公至自楚。衛侯衎卒。則書餘祭告日。而其死為正月乎。二月乎。三四月乎。未可知也。又考傳諸侯城杞。是六月畢役。而士鞅來拜城。又女叔侯來治杞田。已而杞子來盟。而後書札聘。則其來不能前於八九月。經秋字。

蒙九月城祀不書六月恐有脫誤不然季子何不知知而終
通死主之嗣安有之假令不知焉魯已知之而不告知之而
設宴享用樂不情之甚魯必不然矣過為通夷未嗣明矣或
曰雖先君已葬喪制未畢季子之賢請觀奈何哉曰聘王國
必享享必有樂則請觀之亦何妨焉既奉君命乃除喪而出
何疑焉夫當時中國三年之喪如有如古況吳蠻夷之國雖
季子賢也安能違俗既除喪亦明矣

凌稚隆云經于吳始書聘書子吳驟強也

折衷曰以驟強故進之此何義春秋豈然乎

劉質云札辭國而生亂故去公子以示貶胡安國因云仲尼
于季子望之深責之備也

折衷曰季札子臧之不享國或有所自量或有所計勢曷如
王僚之不為泰伯光之讓札為收人心千載之下何由知其
本心凡春秋不毀人其總稱諸侯人大夫皆為之諱耳非譏
之也宋儒必加貶責雖季子之賢無遁也其殘賊甚於桀紂
三十年晉人宋人及小邾人會子澶淵宋災故

杜預云會未有言其喪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
責而出會求財

折衷曰救患恤災諸侯之事也宋出會何其為罪傳云書曰
某人某人會子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分明是尤諸侯又明向
戌無咎也杜向戌亦稱人故為專惡宋大謬此不能窺經意
曲為之說也

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

家鉉翁云魯君未嘗會天子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賤也

折衷曰春秋之時天子之喪使上卿魯不缺乏常事故不書滕子之來非禮之常然亦不可謂非禮縱令非禮人以厚來魯何拒之且以不會王葬賤魯不於其葬他因而於他之來甚為無謂矣且此何所見賤文若非賤則豈不書乎後儒誣毀人無中生有地上起波余謂殘賊豈誣邪

春秋折衷三十八

折衷第四經三

春秋稽古卷三十九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五經四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貌

杜預云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曰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折衷曰母弟未為卿則稱弟如存年鄭語是也已為卿會盟使聘總稱公子此公子招是也若有事則稱弟以示義八年

書陳侯之弟招是也。傳例天子母弟，父君在則稱公子，沒則稱弟，可以義求之也。杜云：非例所興，未窮經意也。今春秋內晉外楚，故趙武先書衛在陳蔡上，杜不知之，且為孔子書，故云云。

取鄆

折衷曰：凡魯取他邑，不稱將帥，不稱師，及伐直書取，是經例也。將帥師，少稱人，非經例。杜以是釋取，非也。取鄆，武子之意，故傳云：武子伐伐而取，易取，易何無伐。列炫以經例之伐視傳，因取賈說大謬矣。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折衷曰：去疾，莒公子而自齊入，故云莒去疾。何義之有。凌稚

隆云：見當有莒之辭。程頤云：凡義當承國者，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於大夫也。果然，展輿亦繫莒，亦當有國者也。斷訖家不見眉睫可笑。

莒展輿出奔吳

折衷曰：展輿弑君父而立，國人不服，去疾入而出奔，雖踰年，春秋何書爵。凌云：見不得為君之辭者，指何物。

楚子屨癸卒

杜預云：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弑。折衷曰：凡弑君者，以瘡疾赴，則皆不書弑乎。此杜何心哉。襄七年，諸侯會于鄆，鄭伯已至鄆而見弑，以瘡疾赴于會。當時諸侯不知其弑已畢事而散，不復致討，故不書弑也。今楚赴

以卒史不知其弑，隨即書而楚非中夏，雖後聞其實，不及改之也。春秋為孔子作，至是二事亦窮矣。

四年楚人執徐子

杜預云：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

折衷曰：若弑君，豈以弑告哉？然春秋書其實，褒貶存于此，本非不道者，隨告以不道之春秋，何為知必不然矣？稱人之義，前已論之。但凡楚事如淮夷列於會，執人滅國，不關中國者，無義例。春秋置楚於度外之意也。

執齊慶封殺之

折衷曰：杜云為奔討之慶封，吳置之朱方，今楚伐吳國，欲取其地，討賊為名而滅之，否則虐耳。杜及諸儒皆謂為奔討賊。

夫齊始欲殺慶封，何難之有，豈待楚討乎？今楚殺之，奔不以為德，天下亦不為德，唯後儒以為德而甘心。夫言賊則楚子百倍於慶封，以賊討賊，曷以為善？後儒不亦愚乎？嫌於別人，故著奔字，以見為奔，慶封何義有之？

凌稚隆云：執慶封不書楚，猶曰諸侯執之焉耳，不與楚以討賊也。

折衷曰：亦是頭巾氣。夫執慶封是暴而已，不為討賊，果爾，賴亦不書楚，亦猶曰諸侯滅之焉耳。此賴亦作賊也。凌於是云：楚之暴，其說矛盾。春秋豈有如斯者邪？

取鄆

凌稚隆云：鄆莒邑，取鄆不係之國，則鄆本自為國也。杜預氏

謂為莒邑者非

折衷曰魯凡取他邑徑曰取而不係之國鄆本為國哀六年莒滅而有之不可謂非邑也凌不知不係國之義故必以為國也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

折衷曰合比不足為罪杜欲濟已說強附之罪

七年暨齊平

折衷曰先儒或謂魯存平或謂燕存平孔疏具載之杜定為燕齊後之劉敞李康凌稚隆復為魯齊獨傳遜從杜為辨以闡劉敞其說不的切文長故不舉焉李慶云杜氏注存求於燕而與之平今推之經例暨存平之文正與及存平及鄭平

從

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迨盟正與叔孫還迨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為存求之文法自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截存求之也四字正解存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存燕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杜註之誤也李說明當無可議者劉敞大意同此凡左氏之文先舉大綱而次叙細目者往往有之此若存燕平則存求之也一句是綱也而下無存求之之事而反有燕求成之事且以癸巳存侯次于執起文非叙目之體而未以不克而還結之則非存求平也明矣杜據晏子吾君賄之事此豈可為求平之事乎且晏子先曰不入後曰未嘗可也乃何得為求平之證杜云燕人賂之及從求平果然傳何曰燕人行

成云云、況賂之在盟後者、明乎杜以存求之也、傳文孤單、故屬下為燕事、於是乎纏繞傳文、而遷就強解、殊不知三月叔孫婁如齊、經明書治盟、存魯之平、傳一言而明矣、而其事關於燕楚、則未嘗不脈絡貫通、此左氏之妙也、傳遜亦不知之、故云傳何舉其始、而闕其終乎、經之治盟、是其終也、不待言之、若為燕存平、則治盟不知何故、應有傳也、傳又云、上下文、水燕事、文氣相接、此仍杜謬、存將伐燕、懼魯故求平、故為存魯、則文氣接、為燕存則反不相接、又云當書存求我、也此大不然矣、之字、指平非差、別魯燕若書我而見之、豈左氏之口

氣乎

叔孫婁如齊治盟

杜預云、公將遠適楚、故林孫如齊、尋舊好

折衷曰、自襄公末年相侵伐、齊魯好絕、宋大夫會齊、不與盟、齊景公立、魯昭公立、未嘗通使、命實無旧好焉、齊將伐燕、虞魯而請平、平成而未盟、公迫於如楚、亦虞齊、故使治盟也、方今齊魯有事於燕楚焉、暇脩旧好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杜預云、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

折衷曰、杜意楚討陳罪、放招殺過、然則旧史書過殺偃師、凡傳曰書曰者、皆是仲尼新意、今書招殺者、以招首惡、故仲尼改之也、其云從殺者、公羊為有臣下相殺之例、杜據之、故云故稱弟、又稱世子、言弟亦臣、世子亦臣也、釋例又云、陳招殺

兄之子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皆是不得經意而遷就附會杜意經田例以凡發之其云書曰者仲尼之意不知罪招深矣故不稱公子招而時書弟以見之卽傳所以言書曰之義也杜以鄭段為例謂稱弟者其罪輕不知稱弟有罪兄有罪弟此經卽罪弟故傳云書曰陳侯之弟招殺罪在招也此經非君殺臣非臣弑君則兩下相殺豈特書弟與世子而知之乎且書弟聞罪之有無未聞以此為輕重也杜因不知弟字書曰之義謬矣此經穀梁粗得之

秋蒐于紅

林堯叟云蒐始此蒐狩不書必建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

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足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地自根牟至于高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以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折衷曰非常亦書不必違禮國入于三家三家之師則國兵不言公公不出或是故也然蒐是國家之事故直書蒐于紅林何由知耀武乎魯國今何足言武凡無所受而以己鄙心為仲尼之意宋後學者之橫皆然

大雩

折衷曰過時則書傳例已舉但有以旱書傳必以旱也見之故無傳者皆過不待分注

殺陳孔奭

折衷曰楚灵滅陳而奪之凡其所為皆暴其殺陳臣寧知其故杜定為招之黨固矣

葬陳哀公

折衷曰陳滅國人逆散顧誰葬之枉因傳為袁克葬之然魯往會則亦告于諸侯袁克則不能也又不得命謚安放招殺奭似傳不可缺者而無之袁克之事亦不明了竊謂孫吳請楚葬之以哀公謚之也蓋傳曰滅陳之下載招之放奭之殺及吳葬公之事今晚落也袁克之事亦有脫誤

九年許遷于夷

杜預云許畏鄭欲遷改以自遷為文

折衷曰鄭許世讎也然自宋盟二國不得擅動兵况近來無相侵伐之事何遽畏鄭乎楚今新得陳而更置其民為之遷許非為許也夫許虽小亦國也何以見遷為文如遷宿遷陽取其地故書宋齊杜誤會邢遷于夷儀傳文相比以欲與不欲為別大非

十年季孫意如射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折衷曰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卿各帥一軍先王之制也故自國有大役則諸卿皆各帥一軍而出鞏役四卿各帥軍故經並列四卿此役列三卿亦然若夫諸侯之師則一卿往或二卿往亦正副故止書一卿非詳內畧外也杜云季孫為主二子從之若二子從季氏者經何列之

杜大謬矣此因傳曰季平子伐莒取郟云然殊不知傳為言用人於亳社獨舉平子耳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申

杜預云蔡侯雖弑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

折衷曰杜泥赴告衛侯燬滅邢以同姓故書名豈邢大夫深怨之告邪蔡侯之弑父既過一紀春秋今何咎之若咎之則雖蔡以名告當書楚人殺蔡侯般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凌稚隆云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晉不能救蔡也折衷曰滅何不言圍圍之即滅者畧而不言此役圍在四月

滅在十一月且楚子殺蔡侯即使圍之得不言乎晉既會諸侯將救蔡請諸楚楚不許而止誠似罪矣然自來盟弭兵而人情漸惰弱不能復為鄆陵之役此時勢也聖人之心在鳩民以不能者使暴骨豈其心哉何深責晉縱以為罪而滅不言圍春秋無其例何由言之也自公穀恣立例後儒放之遂至以春秋為覆射悲夫凌氏亦迂腐之徒故云尔

十二年晉伐鮮虞

折衷曰杜云不書將帥史闕文按不承告以傳聞書者不書將帥而以國以師以人但是年晉滅肥不書而書此可疑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折衷曰此為王故書其歸灵王死在五月棄疾立又在其後

其告非四月然此年夏無他事書故本比歸以四月并書之
杜云灵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灵王故本其始
禍以赴之非

杜預云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
比歸而灵王死故書弑其君灵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
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

折衷曰杜謂擬陳蔡納之大是迂闊本不知書歸之例也凡
君與道臣親弑之猶不書其人而以國討況比非首謀而脅
立又不弑王何特加之罪從棄疾之告無疑矣而灵王無道
不以國討蓋所以咎比為王而亦楚兵中夏不同律故也杜
與鄭之歸生存之陳乞同視穎達與趙盾相比非其倫也

弑

高閔云先書比歸者明比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
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弑正比之首惡也既曰歸于
楚又曰弑于乾谿者非比親弑之也加之罪耳棄疾脅比而
立處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脅則處未必死棄疾不得
比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為君則成處之縊者比
也又焉得避是名也

折衷曰春秋豈若此鑿空如然則罪皆歸于棄疾當書曰棄
疾弑其君凡以賞罰視之適所以其不知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李廉云比若實弑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真討賊則不
當不書人楚國若實君比則不當不書其君書公子則比與

於州吁無知不書人則棄疾異於石碏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於商人蔡般此春秋之變文也

折衷曰以非比實弑稱公子則棄疾實殺比而書公子者何乎不知公子而賊君親所以示罪也亂未治矣楚人何知所適從以靈王尚為君矣無棄疾則比為君焉何不以君視之棄疾以譎誰殺比得國非民始望之於君也後儒必以討賊為言推其本則靈王弑君比未嘗為之臣其殺之亦討賊也後漢以為如何以商人蔡般州吁無知石碏雍廩相比論天非其類

十四年意知至自晉

凌稚隆云大夫不至必見執而後至危之也

折衷曰穀梁動輒云危之是何義凌取之可笑見執而歸不可不書何義之有

莒殺其公子意恢

杜預云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折衷曰杜義非卿不書公子則其亂者而書之據此等文前已辨之

十五年有事于武宮

折衷曰禘時祭武公伯禽子魯世室未嘗毀並見于前杜云成六年復立之謬見彼傳也

蔡朝吳出奔鄭

杜預云朝吳不遠諛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折衷曰諸吳於蔡人者楚書無極也世極之所言蔡人不得
不聽焉彼乃平公不遠之非吳所及也夫區々朝吳春秋何
問得吳以奔則書奔以放則書放杜以書名為罪大是僻見
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折衷曰止是世子也其弑君不遇欲速亦既而出奔弑之何
為是知非故弑也宋人狙戎狄而尚直裁故歐陽修等趙盾
許止皆為實弑春秋豈以文哉而其警戒之大非僻儒所知
也

萬斯大云左氏公羊以為藥殺穀梁以為不當藥愚揆之事
理以求書法唯左氏可馮夫君藥臣嘗親藥子嘗雖載禮經

然未聞偶不當而死即加以弑名也況君之于世子有君
之尊有父之親書世子殺其君是亂臣賊子之極兩備焉而
僅以其不當藥之故母乃已甚穀梁之說固其必不然也公
羊云藥殺是已然拘于賊不計不書葬之例見悼公書葬遂
謂春秋不以止為賊而赦之也是以止為過殺矣過與故不
同而書法同乎又知其必不然也唯左氏之言曰許悼公瘞
飲世子止之藥卒世子奔晉茲數言者足以定止之獄矣夫
瘞非必死之疾治瘞無立斃之劑今藥出自止飲之即卒是
有心毒殺之也殺父以藥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
止之弑君無疑矣藉曰過也非故也止又何所畏而遽奔乎
止奔斯立以禮葬君魯往會之故書弑于前而書葬于後皆

實錄也。赦止之說，胡為乎來哉。

折衷曰：可書殺而不稱殺，不可書殺而稱殺者，必以書曰是。左氏釋經之例也。此云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此左氏為過殺明矣。萬氏謂左氏為故殺，何讀書之粗鹵乎。果故殺乎，當自立也。而出奔其非故也，亦明矣。而云何所畏而遽奔乎，又不曉喪之甚乎。云虐非必死之疾，非也。鄭子駟弑僖公，以瘧疾赴于諸侯，若非必死之疾，安以此告之。驗諸今日，疾漸深而為勞瘧，百方截之，累月不去，形神日衰，困憊不可堪，而無藥可施，坐以待死者有焉。夫有不死之疾乎。果矣哉。言云治瘧無立斃之劑，又非也。古者藥皆毒，書曰藥弗瞑眩，厥疾不愈。李康子饋藥，孔子敢不嘗。可

累

見非如今日也。但近日隣邑之匠，有一方藥，雖羸日瘧，一服截之，如神。然大劑而瞑眩殆將絕矣。故虛弱及老人不可輕用。此余所親見也。萬氏可謂固矣。蓋悼公之瘧，既至勞瘧，醫皆束手。世子不忍見其困苦，適得一方，既驗諸人，其截之如神，乃不忖強弱，率意進之，致立斃。其意實可悲。故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可謂能知世子心事。春秋以弑書之，戒人子之訓深矣。夫凡儒者讀古書，不揆時情，不曉喪暗於世故，踈於人情，唯論是非得失，為喪已心為師，所以道不明也。又按古之瘧，恐非今所謂瘧也。蓋瘧卒劇而急者也。故鄭伯既到于鄆，子駟弑而以瘧告。如今瘧則卒發遽死，寧有如是邪。齊侯之疥，亦未可知焉。說者亦以為瘧。

凌稚隆云三傳皆謂止以不嘗藥故書弒與左氏同而鄭夾
際陳止齋歐陽永叔又皆謂實殺與諸傳愛別迄無定論
蓋古今有以藥物弒君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
無弒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沁之徒是也故朱
子謂律中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悼公之死必
此類止所以書弒以此

折衷曰以不嘗藥故者穀梁也公羊無之左氏烏有之後儒
讀書鹵莽乃爾左氏曰盡心力以芟君舍藥物可也所以書
弒之義也理學安知之故云云古藥何有本方又何知後世
之律其可笑如此

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折衷曰景王既葬猛即位但未踰年故只稱王猛杜謂未即
位夫今方與子朝爭王雖子朝應稱王也猛有不即位之理
乎既即位故稱王及卒正稱曰王子猛其意可見也林云未
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也宋學之腐說足言乎
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杜預云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
酉誤

折衷曰今年傳記甲乙至多矣又有閏若以癸酉為十二月
朔則前傳皆差一月傳記閏辛丑明年傳記正月壬寅朔則
辛丑是閏晦乃知是月小尽而朔在癸酉仍推之前十二月
乃朔在癸卯因考之經非日誤而月誤也當書閏癸酉朔然

經未嘗有書閏者，竊按日相者日御之守也，記事之策則閏日即冒前日以記之，故閏直以十二月書之也。要之古事皆失傳，不可得而考耳。又按此年王猛入于王城，王子猛卒，經皆先傳一月，亦可疑。

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折衷曰：通君臣生死皆稱，獲春秋之法也。今避君臣同辭，故稱滅，此特筆也非常。故傳曰：君臣之辭也。杜預云：國虽存，君死曰滅。此據公羊非也。至晉惠稱獲，大穿鑿，不知一時之言也。

二十六年公至自齊

孔穎達云：書至者，賈云季氏示欲為臣，故以告廟。

折衷曰：雖公出也，未更置君，乃公之出入，史官何不記焉？況國之大變，故詳錄之。季氏寧告廟不告，可不書乎？賈氏拘例可笑。

公圍成

折衷曰：公實帥，故書公圍。凡書帥師，臣下之事，國君無之。且諱帥他國之師，不言帥，齊師杜云：帥賤，眾少，重在公，大無謂。公會齊侯，言子祁子杞，伯盟于鄆，陵。

林堯叟云：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

折衷曰：此齊侯為納公會鄰近諸侯共之盟也。是盛舉，雖晉聞而不答之，若以晉為主盟，則不書之乎？迂腐不曉，叟唯務。

毀人宋儒可惡矣。三人以上為參盟，奔桓以來，比比皆然。特盟亦有之，但自有伯主，無特盟參盟之別。晉之主盟，何其之宋儒不學無術可笑。

天王入成周

杜預云：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折衷曰：召伯逐子朝而逆王，然王之入與朝之奔，未知孰先。後傳在逐朝之下者，終言之也。此例多矣，不可為在先之證。此王入而後告，諸侯并告子朝之奔，自當王入書于前也。如其先後未可知也。杜因子朝告辭，謂受子朝告而書，殊不知彼猶後世檄文，非告奔也。為取書之且安待子朝之居。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

杜預云：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弑罪在僚。

折衷曰：春秋猶以吳為夷，書法皆畧，光弑而稱國亦畧也。夫吳楚相寇久矣，亟戰民罷，豈獨僚也。諸國當時之勢，不顧喪，何以是罪僚而為國弑乎。楚靈之暴，猶從告以比弑，況僚也。楚殺其大夫卻宛。

杜預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子

折衷曰：楚殺大夫若非其罪，則應書楚子殺也。故傳於公，申公子士夫成，熊等標其罪以殺國討之意。其兩下相殺，不問罪否，以國殺，此楚猶有所畧也。如杜說安得無傳，且夫宛

何罪無極以令尹之命而求得拒之乎以是謂信近讒人誣也子常執國柄而殺賢人不之罪而罪宛春秋其然乎杜君其中國同視且不知春秋是史也必以得失是以多牽強矣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折衷曰公如晉而居于乾侯故以乾侯至杜云不得見晉侯故何由知不得見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折衷曰杜云唁公至晉不見受此說必非矣因杜此言孔疏大加穿鑿可惡可惡公過難而狼狽所以言唁也唁何獨失國也且不見受于晉豈其失國乎

三十年徐子章羽奔楚

折衷曰奔以歸復歸大率書名杜云徐子稱名以名告也與卒同視非

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林堯叟云不繫之邪濫嘗自別於邾如二君之辭也

折衷曰如說春秋與叛人也理宦家為種々鑿說欲議得失大可惡也其季孫會荀躒責晉之說皆吠孫程胡氏之聲也凡其經說皆是腐譚不足辨之

三十二年取闕

折衷曰二十五年有昭子如闕杜為魯邑故此云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用師徒按公在乾侯久不還鄆眾既潰散不能力取之雖誘之今之勢闕人必不從且縱取之誰

能為公守之且若公取之當著公字如公圍成也今無公字非公取也斷可知矣必是他竟而魯取之不繫國者如元年取鄆之例但邾邾莒邾未可知也公羊為邾邑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至城成周

折衷曰杜云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按傳止言尋盟不言盟必是不盟雖盟也告于廟則有之告公不必也凌稚隆云不書京師見王室之衰同于列國

折衷曰據胡說為此言即宋儒頭巾氣也殊不知成周非京師京師乃王城也夫城何言京師當言王城王城可言城則城成周何義之有且以衰不書京師是孔子以周為列國也豈其然乎

李廉云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昧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善之也折衷曰云王德衰而諸侯奉崇亦衰則可也宋儒動輒云諸侯不勤王事久矣其不勤者指何物而言書城成周何善不善之有不善之則不書乎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凌稚隆云公穀發定無正之義乃分春王為一節三月晉人執宋仲幾為一節而胡傳因之致使經義反晦竊疑昭公雖沒定公尚未即位此時未見為定公始年者春秋豈容先借不書正月以預責其罪蓋是年正月無事至三月適有晉人

隱

執宋仲幾事遂書之初無異義也或曰然則何以稱元年蓋此時昭公既薨年無所繫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追書元年春也或曰然則隱元年夏在三月莊元亦夏在三月何以皆書正月蓋隱莊即位皆在正月而定即位於六月故也愚故合而書之

折衷曰凌說可謂披青天而覩白日但隱莊宜書即位而不書故徒存正月若為即位必為正月則不可也

杜預云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於六月故也

折衷曰即位必書於元年正月雖不書即位必具正月如隱莊是也是年昭公薨已踰年魯未立君則無即位可書焉正月又無他事可記焉乃不須具正月杜說如亡害然亦分春

十七

王為一節則其意別也夫王屬月者也無月則王無所用既有王則其下不得無正月及二月三月今下有三月執宋仲幾是分明元年春王與之連屬如四年五年之例者也杜雖不取公穀邪說而別以未即位之故而大無謂矣何則月者王之月而不與于公元年者公之元年也如說元年最不可書者也

杜又云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折衷曰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而在王畿宋不受王功即執于此何責晉據傳則今之執即歸京師也杜何以為譏貶孔疏畧窺之而猶護杜短云晉人初執不告後知以歸不可至三

月復歸于京師諱其以歸乃歸王故以王月初執告也又云
縱晉執人諸侯不得相治事當使歸決於天子況在天子之
側不以歸於京師晉人自知其不可不以歸晉告魯故經但
書其執不書所歸既不言歸王亦不言歸晉是不以所歸告
也此皆拍褒貶典赴告愈言愈不當此止記事而非有意義
正月執以歸三月歸于京師經以三月執于京師括之從省
文也執典以歸於廣衆之中列國大夫皆親見而知之徇於
列則有之何特使告於國亦何得諱避之夫晉侯伯也故王
以城托晉晉令諸侯而城之諸侯不共王吏則晉何不治其
罪治之而罪決行罰則在王矣故歸于京師衛侯元咺之獄
坐于晉衛侯罪定而歸于京師況此王事執於王側而治之

豈非乎執不即歸于王者宋罪未決且魏舒死而韓子弼牟
在焉韓子未為正卿何不受裁於國而自擅致之王乎故以
歸寧不可也罪定今歸于王亦不可哉故經括之如今執之
于京師何有他義杜孔不揣之事實徒因經傳文不同為牽
強穿鑿林堯叟云大夫專執於是始此會晉侯在則宋公亦
在宋公不受功晉侯則執宋公今彼此皆大夫晉伯主大夫
執仲幾亦何不可腐儒以此為大事春秋則不然故無異文
公之喪至自乾侯

折衷曰告廟則有之雖不告而不書乎杜云告於廟故書至
與朝會同視非

戊辰公即位

杜預云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
凌雅隆云即位皆于朔日則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折衷曰葬而即位此春秋之禮也殯而即位未之聞也朔日之即位亦未見所出

立煬宮

譏

譏之

杜預云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官書以折衷曰逐君而禱于其所逐之先君而得助季氏雖愚必不為也必也桓公子桓公之於昭公亦血胤之嗣也曷私於季

氏况他公乎則煬公為外神明矣至為伯禽子則大謬此因世本之妄也魯七廟果伯禽子乎其廟見在何更立之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之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之世室也此分明武公是伯禽子而二廟為二祧百世不毀故春秋有禘于武宮可以見也又此非常之事故書焉得失就事可見經非有意譏之杜不考古惑公穀立者不宜立之浮說必以褒貶脈之所以誤也

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折衷曰杜云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劉炫為日誤而孔疏辨之按是年四月經有庚辰由之則癸巳不得在二月是年又十一月有庚午有庚辰以癸巳為正月七日則是兩日

不得在十一月。然經傳皆同，不可不依之。杜之長歷非也。因考之四月庚辰，日月有誤，而癸巳為二月，無疑矣。

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侵楚

杜預云：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

折衷曰：召陵蓋蔡地，楚縱不競，諸侯安會於楚地。齊桓退師於召陵，亦出其竟而禮之也。杜此注亦似為非楚竟。然土地名為楚地，故疏云：諸侯既入楚竟，先行禮後，乃侵之。故經書先會後侵也。未知杜意然否。

劉卷卒

杜預云：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折衷曰：天子告，劉氏告，其實未可知也。不具爵，故杜定以為

天王告，竊謂劉國之告，必不以爵而皆書爵。今雖王告，奚不書爵。蓋卷王臣奉命出盟，盟之故赴卒。若書爵，則嫌于私盟，故為王辟之也。王子虎亦然，但虎未封，亦未可知也。

五年歸粟于蔡

折衷曰：杜云：蔡為楚所圍，故飢乏，謂之鑿。

季孫意如卒

折衷曰：大夫有罪，不書卒。胡安國三尺法，凌稚隆取之，疑為惡言，疾定公亦聖人之罪也。

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

折衷曰：曾達云：旱也是也。杜云：過也。竊謂再雩無過之理。孔疏通之云：時有小旱，故傳不言旱，未應合雩，故杜云過也。大

是迂闊又穿鑿此昭公之年體例既舉則如賈逵云故無傳或闕也

八年公會晉師于尾

林堯叟云不云會士鞅而云晉師重師也鞅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隕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會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尾勿諱可也

折衷曰晉救我而書會師文辭當然何輕重之有君臣不敵且晉有三帥何書士鞅鞅之役戰勝之後我師逆之所以不書也何為諱之彼師晉為魯衛伐齊此與他彼異不可不力所以四卿竝出也以此為三家張愚亦已甚矣

從祀先公

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尽故通言先公

折衷曰杜公公羊之陋為順閔僖之位而正之傳遜辨其非語在傳之折衷夫閔僖何特以先公稱之况親已尽者乎且此為得祐而祈祀之閔或祐之僖則不悅何福之有陽虎不如此是愚且僖廟猶在閔何特祈之盖先公者大廟二祧親廟之神乃周公魯公武公及文公宣公成公襄公也何以言之經云從祀傳云順祀則非祫祭也先公不可尽祭乃知上自大廟二祧以下以順次各祭之也祀非一日所以不書日也親廟知文公以下者文公是昭定之高祖且傳云辛卯禘于

僖公此僖公廟猶在故祈祭一等升及僖公也然僖公親已
盡故祭羣廟之後別祭之也經不書亦為是也杜不深考經
傳而後膚說以誤後生悲哉或云傳云冬十月順祀先公而
祈焉辛卯禘于僖公辛卯為十月二日祀非累日者無乃如
傳說禘祭君公于僖宮乎曰果爾當云順祀先公于僖宮而
祈焉也今別起文則必不然且禘祭不于大廟而于親及之
僖宮無有此理且禘祭順祀常也經何特云從祀辛卯為二
日杜長歷也四年二月癸巳杜為正月七日是誤之明者今
之二日安足取信

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折衷曰此主書齊侯衛侯而畧夷儀或晉以此告也杜云不

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此為齊衛告之也魯今猶與晉齊
衛何告魯既不諱伐盟主何諱告之況二國今不以晉為盟
主乎或云雖存衛以伐告魯史盟主之故不書焉亦非也襄
二十三年書齊伐晉今何不書夫經何有瑣細義例林堯叟
凌稚隆等各自為說皆宋學迂腐之見何知春秋

十年晉趙鞅帥師圍衛

折衷曰春秋圍者書圍侵者書侵皆記其實家鉉翁云晉自
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
不足以服人也夫唐宋以來學風其世汚謂春秋非貶則不
書於是乎人各執己心鑿空設義如此惡俗之不返凌稚隆
悅而舉之可惡可惡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折衷曰杜云辰虛請自念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杜自稱名為罪之謬見又立書弟為首惡之例以虛請誣辰夫地公之親兄弟其出辰使禮君也公以魍故猶怒地而不止辰為之請杜何由見其虛請辰意謂公不以二卿二兄弟易一魍故亦出而公棄而不顧於是怒而叛皆公之罪也春秋何有私以首惡歸辰乎仲佗石彊居卿位而不見禮今宋公可匡之君子與辰共出此匡君靜難之事不然誰好出奔夫巧者皆諫誨之道也而公猶惑魍而不悛豈其罪乎杜不覺以此等書名之非罪而矯誣附罪猶宋公惑魍也書名為罪則無

罪者將何以書乎凌稚隆之信胡女國也云書弟罪宋公以孽魍故失其弟書暨罪辰以公子地故強其大夫出奔稱弟罪宋公則然也暨字何有義例曷得罪辰罪辰在入蕭叛也亦唯宋公不道所致故春秋所罪在宋公腐儒何知之

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子蕭以叛

凌稚隆云自因其力也書自陳而陳之罪亦著矣

折衷曰此胡安國之腐說春秋自字無因力之義書陳以著陳罪則變盈之復入何不書存以著存罪乎檀立字例妄譏人以為春秋之義聖人之罪人哉

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

折衷曰傳例曰凡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謂君也杜通之臣

至此而窮矣乃云韓魏之疆猶列國韓魏未有列國之勢縱
今有之春秋以列國視之乎

十五年冬城漆

杜預云漆邾庶其邑

折衷曰春秋地名同者不勝多且彼稱漆罔立諸儒何所考
定以為庶其邑如邾敬至因以譏傳其誤學者不少也

哀公

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預云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
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
折衷曰隨者侯爵之國春秋之初漢東之國是為大故僖公

二十年經既見之及楚強大為所削弱而服屬之其不復見
于經者素不與中夏通凡楚之征役不從之也今楚役之從
而伐蔡所以書也或是蔡告之豈楚先後之故乎夫隨天子
之所建縱楚廢立之春秋安從楚為之進退乎孔疏引邾滕
為齊宋私屬而不序於宋盟以為證此一時之事何可為證
且為私屬者如不列於諸侯則宋盟在襄二十七年而其明
年書邾子來朝其明年滕人列於會則豈得以例隨乎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
折衷曰杜云邾人以賂取之易也愚按伐而取之亦不得不
書取乃非不用師徒及易之例也漵沂邾賂之乃不用師徒
而易也然上有伐字則此取不必此例也

林堯叟云見三家之專兵權也

折衷曰魯凡從他國之征雖大役一卿帥師自國之役其大者三卿行或四卿行春秋各因實而書夫魯先王定為三軍之國乃三卿帥師禮也而不知已不學妄加譏貶凡三家專魯豈唯兵權兵權豈唯今也何特見之若非專兵權則可不書三帥乎愚亦甚矣

凌稚隆云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為惡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及罪其無厭也

折衷曰書三卿之為覆出為惡書取之為罪不義書及罪無厭此非以已心為春秋乎春秋何由見之三卿帥師先王之制也以取書取以及書及何以此示義若非不義非無厭則

將何以書之自昭公末風俗大變諸國並無禮義廉恥只是縱欲是務不待書法而自見春秋何一一指授之而欲必求諸書法殘賊之性為然矣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杜預云取邑盟以要之孔穎達云既取其田慮後悔競故其盟以要之

折衷曰邾畏復見伐故盟以要之是邾請也夫彊以取於人有盟以要之乎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林堯叟云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

凌稚隆云稱世子見靈公未嘗廢之也

折衷曰世子出奔靈公怒至逐其黨後不復歸之又既命耶
是公絕之也公卒衛人不召而立輒是國絕之也夫世子誓
於天子而立焉故不告廢之則雖出奔猶書世子與君臣義
異矣書殺世子廢之則不待言而申生書世子可以見也毀
責家寧知之也內既立君則世子之見絕於衛何待言焉世
子欲彊以取衛以譖詐入戚而據之衛人不豫知之則是時
何有弗受拒父之事則春秋何以子戚二字見之且于戚是
事實何所見內弗受輒拒父之義腐儒之可笑可惡皆如是
按崩贖之欲入輒之拒父其事不足言然其是非則當時未
判故冉有子貢有夫子為衛君之疑崩贖之入衛也夫子第
云柴也其末由也死矣而已而不議一子事輒之事則孔子

亦未有所可否也後儒專非輒故為此等說以証春秋悲夫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折衷曰凌稚隆云稱國言君與大夫擅殺之也此胡安國私
說凌氏信安國故取而註之春秋豈有之乎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折衷曰杜云曼姑為子圖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主此
本穀梁陋說夫君命無二古之制也苟知不義如辭之乎果
如說是曼姑自告諸國使齊為首也不然魯史何由如曼姑
之意故以齊為首而曼姑自告亦所不能也殊不知戚今趙
鞅在焉齊為范氏伐之因諉衛非專為衛也齊何不為首戚
自林父屬晉屬衛今為趙孟所據且戚通邑故不言衛如圖

宋彭城則據魯而書此大異杜不詳時事乃云戚不稱衛非叛人可謂踈漏

城啓陽

杜預云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

折衷曰晉今內有范中行外有吞衛方以此為事何暇伐魯不必為是也凡不可知者杜必為之說果哉其自信也

四年晉人執我蠻子亦歸于楚

杜預云晉恥為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也亦本屬楚故言歸

折衷曰晉以為恥則何告之況今晉魯為仇雖不告朋友豈與諸侯同等乎何有道無道之論歸歸贈之歸非還歸之

歸杜皆大拘

家銘翁云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故書人貶之

折衷曰理學者之暗于理而不曉事可笑至此夫赤者戎蠻也道楚而來于晉晉為楚執之不歸楚而何歸焉此與執諸侯歸之京師可同視乎可必歸于京師則楚致之非晉所與知也腐儒欲強附罪云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此晉豈事楚乎今春秋不以楚為夷狄而公羊以下儒者皆以夷狄目之余每屬之噴飯大笑夫漢取天下而法用暴秦何敢望楚況先王之禮文乎天下之統皆承漢乃其法與俗夷狄於楚而漢出于楚則皆其雪仍而不反古乃以不及其祖之夷狄而

夷狄其祖者也

城西郭

折衷曰杜此亦云懼晉故按前年二卿帥師出而城或是備
伐邾也此國都之而郭朝歌既平而范氏滅矣或是備晉然
無傳則不如無解也

亳社災

折衷曰亳社經傳矣傳諸儒相傳謂亡國之社諸侯皆立之
亳社殷社也及公穀等之說皆肺腸之言其實未可知也郊
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亦不可信按社后土也自
古祀勾龍何有夏社殷社之別且立亡國之社而祀之大不
成義必不然也蓋其謂兩社者如所謂國社民社者也然其

實不可知也漢儒據亳字而為殷社因以為亡國之社安可
信焉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杜預云曹人背晉而好宋是以致討宋人既還而不忍褚師
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

折衷曰自定公時時勢人情大變人不復守禮文凡侵伐等
何告之故此等皆以傳聞書者也書之時但知入而以曹伯
歸而未知其滅而有之故經文爾後雖知之不及復錄之也
當時以此等責人則天下無噍類故春秋亦隨時也夫晉失
德諸侯皆背而事侵掠曹亦不自量晉好宋宋討晉之不
能也欲滅曹而有之既城五邑而逼之豈非本志乎今還者

不急之也。虽不詬也。安舍之。杜大暗於事情而拘泥例。姜宝云。經不書滅書殺。恐宝未嘗滅未嘗殺也。折衷曰。無傳則然也。然廢傳則無可著于者。虽無春秋可焉。如公羊及唐宋以不說。豈春秋矣哉。林堯叟云。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生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折衷曰。宋學之可惡。一生極之。論人之是非。之為務。謂此卽道。於是乎牽強附會以誣孔子。夫亡國何獨曹檜。特繫諸風後也。曹當其世。傷或有之。如檜則既往之事。今安更傷之。且傷則傷已。表而示之。何為此無益於治國。有害於修身。夫天

下之無主。無伯。周晉之不德也。國之亡。曹檜之不德也。故夫子勸人以德。未嘗有以跡為教者。況夫子無刪詩之事乎。此本不足辨。然大害於後學。故存其非而示之。

齊人取讜及闡

杜預云。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

折衷曰。杜依公穀。但不言賂。夫魯雖弱國。何有兵未加而與邑乎。言取則伐在其中。故諱而不書。

于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去 杜預云。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使承而書之。

夷 顧炎武云。杜非也。四夷雖大。皆曰子。

馮李驛云看吳語杜注爲合

秋堯叟之書會晉侯及吳子兩伯之辭也

折衷曰吳楚燕秦僻遠之國自往者不與方獄之盟故春秋之初但稱荆稱秦稱燕稱吳與秋同文今秦楚已進稱爵吳亦會新也公比之會猶但稱吳此不可以我故進之也今與晉同會夫秦楚猶進之況吳是大伯之國而非狄故進之稱吳子然春秋書吳止于此未知向來何如耳杜說大非推摹吳子心事是時豈有意于尊天子乎春秋權衡在我故杞稱伯稱子如吳楚何從其告令也果爾若以王令之亦書王乎馮氏據吳語取杜左氏云先晉吳語爲吳先輒旣是矛盾其說張勢欲威晉之事吳何有之皆杜撰之言不足據矣顧說

漫耳林則不足言按五等之次周禮等皆云公侯伯子男然考之春秋子爵之君皆在夷而中國無之男則在焉許國是也荆蠻徐淮之間皆子而無男以是觀之似男次伯而子爲最下子產曰鄭伯男也亦可以證未知何如姑錄以俟君子之考又按如邾莒徐邾江黃蓼舒等王賜命封之也如白狄赤狄等則以國於中國故以子稱之也恐非王所賜也

有星孛于東方

杜預云平且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折衷曰此依公羊爲說也平且衆星皆沒則孛何得見殊不知孛孛之狀而非孛也此孛東指而不見其尾故只曰于東方

十有二月

杜預云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折衷曰仲尼云過也者謂周司歷魯豈別制歷乎前既論之以豳風七月流火及仲尼此言觀之則周時正節氣以中星定之故云舉正於中後世以算術推古歷者何得之

十四年西狩獲麟

杜預云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折衷曰世謂麟鳳龜龍為四靈龍古蓄之世間又時有之易

形

屢稱之蓋以其有勢力而取象尔龜能知吉凶故人君藏以為寶是二物謂之靈可矣瑞則吾不知焉若夫麟鳳世不常在於其狀亦未有知者而亦古相傳為有儀刑者故詩借鳳以喻朝臣假麟以形公子其出于世也以為聖王之瑞矣書曰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樂感召之亦惟舜德所致也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嘆無聖君出焉因知鳳為瑞矣麟則未有所見也然世未有知其狀者孔子亦未嘗見之而見之以知為麟者不但其博物而已也亦以其為聖瑞故必嘗多聞其形狀以詳記調之是以今觀之即知為麟又孔子曰麟也而魯人取之由此等觀之則麟之為聖瑞也亦明矣蓋孔子聖德成矣麟感之而出也不干他國而于

魯可以知也。然見狩而遇獲，亦道不興之應也。何休以為漢高之應，夫劉邦其性殘忍刻薄，其治則治暴秦，其人鄙野而不知禮文，為桓文奴隸之不足，而況聖域乎？麟何為之出？何休諛言，可謂遺笑於十載。

仲尼所藏之春秋，止于定公。其左史之傳，亦止于定公。何以知之？哀公以下傳文大變，實出于二子傳已然。則經從可知也。又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傳言三叛人而不數，此是經無之故也。如有哀公之經，則前傳何止于定公？乃經亦無之明矣。然則哀公以下，孔子沒後前傳者之子孫，司左史而尊信孔子者，欲春秋存孔子卒，故續前經至孔丘卒，傳亦續之以至哀公。孫于越，經傳相附以藏，諸孔氏故春秋經傳傳曰孔氏。

以至于今，為魯史則非盡于此。然與魯共滅而不傳也。續傳不終，哀公者續經傳之時，哀公猶存，故以其孫于越國入施公孫有山氏絕筆也。若夫自悼之四年至末，則數年後之事，且專記晉荀瑤事，其間文理不屬，叙事駁雜，決非左氏之言。必是後人攬入者也。今不取焉。凡事杜氏不詳考，而云仲尼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左氏不以為止于獲麟，故不言之。且下猶有經，又不為孔子作，故錄孔丘卒，杜宰執獲麟絕筆去。然左經亦不能削之，而云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此亦大無道理之事也。夫獲麟之絕筆，如諸

說則孔子之大事有是若者乎而續之則隱而不見焉存卒是小事曷有以小事隱大事也然則續經之人不知之不知故傳不言焉知則何不言雖續亦當時之人當時之人既不知之公羊焉知之其妄明矣春秋孔子作而書其卒故取公羊然如其不通何亦可以知為孔子作之妄也此狩四時之常禮公躬自出焉是禮也杜云虞人修常職當時慢禮則或然然觀叔孫氏車子獲麟乃知諸卿亦出非獨虞人修之也凡田獵之得曰獲杜取傳之得用曰獲為解及不當

凌稚隆云杜元凱謂春秋感麟而作諸家因之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則本之何休之說竊疑聖人作經絕筆于獲麟之句則非經成而麟至則矣若必謂其感麟而始作則孔子

之卒近在獲麟後二年苟非平日習聞其所記之行事與夫策書簡牘之大凡業嘗筆之為書而至于獲麟麟死之時遂成而出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多有傳聞不實之事豈二年所能驟而成者故謂聖人感麟而始作春秋不可謂聖人感麟而始成春秋則無不可也

王世貞云春秋成而獲麟也瑞應歟曰弗必也獲麟而後作春秋以比於河圖洛書也曰不然也春秋之作久矣獲麟聖人之所托而悲者耶曰奚悲也當其時而春秋之事既也可以止矣

折衷曰春秋為孔子作則不得不終於獲麟終於獲麟則不得不托之也於是乎紛紛給以余觀之所謂蝸牛角上之

爭而如聞囁語也。夫孔子作則奚有孔丘卒。孔丘卒非乎春秋皆非也。孟軻為卒尔言而誣聖人誤後世其罪大矣夫。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孔穎達云。晉欒書執晉厲公與此事同。彼不書者。或此告彼不告。且此非孔子所修。不可以例也。折衷曰。晉厲不書欒書者。與趙盾書弒相映。比以見君道。故專罪厲公。是婉辭也。此直記實。然亦至其弒。則書人亦是婉辭也。此所以為春秋也。非孔子之修則同焉。

春秋稽古卷三十九 折衷第五經四

